

彩虹社叢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彩虹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3823B

彩虹文學社社刊之一

彩虹

—為本社六週年紀念—



1929

~~4657843~~

目 錄

文學的貴族性	周作人講 章雄翔記
論閩南的歌謠	林培廬
紅葉(詩)	許美瑛
樓角芙蓉(小說)	陳嘉瑞
秋心(詩)	余眠雪
孔雀之王(童話譯)	丘玉麟
薔薇香夢(詩)	吳其敏
生命的閃光(小說)	林煜焜
寫在桃色的箋上(詩)	紀星原
跳海(小說)	林 影
火管娘(民間故事)	陳影玲
關於彩虹社的過去到現在	余眠雪

文學的貴族性

周作人先生講

章雄翔筆記

這是周作人先生在北京中法大學講演的筆記稿。其中的論調，雖然和我們有許多出入的地方，當再爲文批評之。但我們由此即可以看出周先生對於文學的見解。

文學的貴族性，這個題目在表面上似乎是復古，或者還有點開倒車的嫌疑；但是的確的，這是對準倡說革命文學的人而發的。

現在一般倡說革命文學的人，認為文學如其有它自身存在的價值，那便應當根據這一個時代的精神來做心軸，在思想上是要先進的，在政治上要能夠來幫助活動與改革的成功。好象這次胡適之先生在東京講演，便說到中國之有今日國民革命，就是根據於文學革命而來的，換句話說，便是先有了文學革命之產生，而後才有今日國民革命的運動。這樣的論調，我實不敢苟同。更有拿‘第四階級文學或是平民文學來攻擊所謂貴族文學的，這一點，我也不敢贊同。

文學的真意義，以及文學究竟是什麼東西，前人已經言之鑿鑿了。但就我個人的意見來說，文學是表現思想與情感的，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苦悶的象徵。當我們對於社會發生不滿，或社會加諸我不快的時候，我們對準這一個與我相反的對象來表現，我所想到的思想，所感到的情感，這一種反映的苦悶的象徵，就成爲文學的立場和背景。

我們從這點來觀察，文學和社會運動是同在一個源流，不過它的立足點與結果不同就是了。單說到宗教上，它的起源，也是因為感覺到苦悶而發生的。我們之敬鬼神，是因為我們自身生活不滿，對大自然又不能征服時，而後才想到及做到這人神密接的關係。譬如希望五穀牛羊的好好生長，在以前便有祈禱，在如今則有禮拜。又如社會運動家反對宗教，而不知宗教之有天堂案土，求靈魂消滅之慰安，亦猶之乎社會之有烏托邦，求人生最後的滿足。是則社會運動僅就宗教之來世，而變為今生而已。社會運動一定要解決問題，完成理想；宗教則克苦自己，注意來生。可是文學則不然，單表現一種苦悶，一種理想；表現的手段與方法成後，就算盡了它本身之能事，並不想到實行，或解決或完成其理想。所以從滿足要求一點來說，文學要比較宗教及社會運動不同的。

我們要知道文學的性質，是近乎書信以及談話

等。可是書信談話等，隨便的一寫一談，並無多大的意義，所以很平凡乏味；而文學在思想上與藝術上都要深入，超出書信，談話等之上。

文學之所以能超出書信談話等之上，爲的是（一）思想方面，能有複雜的情緒；（二）描寫事物，在藝術上注意方式。它所描寫的事實，含意是多方面的，非只對於一人一時及一地的。所以表現的方式叫做藝術；惟其中有藝術爲之表現，不過所取的手段是很複雜的。它並沒有明顯的聲與色的表現，但是一樣的能從字裏行間，使讀者能受它的誘惑或認識，並且可以把它遺留到後世。

我對於文學的見解，便是這樣。至於讀者讀完或看完任何一篇文學作品後，有任何一種的共鳴或反感，那在文學家下筆寫那篇東西時，是沒有預想到過的；即使偶然一度想到，也決不從長去顧及的，惟求其個我的盡量表現吧了。

所以我對於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分野，不但沒法分出，而且也不必分。大概貴族文學是出於貴族的手筆，或與之情感相同的；平民文學是出於平民的手筆，或與之情感相同的。其實貴族只是社會制度一種特殊階級，壓迫平民的特殊階級；但在文學上是不能這樣分晰的。

文學上的貴族性，只是思想上的分別，他不論什麼特權，所有權，物質權，只說到一個人或多少不同階級的人；而且他們的思想完全在物權的支配和羨慕。

說到 *Aristocratia* 這字的本意，是超等，好，即所謂有智識階級的意思。平常人的談話不能算做文學；文學須有豐富的情感，敏銳的思想。有豐富的情感，敏銳的思想而無表現的手段，就不能叫做文學家。是則文學家在情感上，思想上及藝術上，全都要超出常人。所以文學家實際上是精神上的貴族，與夫社會制度的貴族迥乎不同。

英人某某說到：“天才唯一的要點，即人人不能表現，或難於表現的，他能把它表現出來。”假如人人都知道表現的，是非難表現的表現，那末，實無須乎文學。所以說，平常一種思想，不能算做文學；有有思想的，而表現不出來的，也不能算做文學。

從實際上來說，外國或許有幾個不同的階級的差別，在中國則不是這樣。大致在中國可分做兩種階級：一是 Bourgeois 階級。內中包含第三及第四兩階級；二是反 Bourgeois 階級。

其實第三第四兩階級，在思想上是一樣的，全都想成爲富貴尊榮，或者享有妻妾奴婢，……如元曲等可算做平民文學了，可是把它歸納起來來審查一下，主要的意思，不出富貴功名。所以中國所說的貴族文學，就是指古代求神仙歸隱的文學。其實他們本來有很好的生活，不過對於那實際生活反感，所以便求寄託於神仙，隱遁歸山。反過來說，即反 Bourgeois 階級

的思想，和上述的思想不同，一切的文學便在這裏產生。像明太祖是無產階級出身，可是他窮困的時候，便夢想做皇帝顯貴，及做了皇帝時，便一意的專制，不顧民生的困苦。可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思想，完全是和第三階級的升官發財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所以在中國根本也就說不到所謂第四階級的文學；好的文學，事實上既不是第三階級文學，也不是第四階級文學。這樣看起來，中國的文學，只產生在反 Bourgeois 階級上。

本來，文學家是必須跳出任何一種階級的；如其不然，踏定在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中，那是決不會有成功的。

文學既然僅僅是單純的表現，描寫出來就算完事了；那麼，現在一般講革命文學的，是拿了文學來達到他政治活動的一種工具，手段在宣傳，目的在成功。

民國初年，新民叢報中登有盧騷的一首詩：“文學成功日，世界革命潮！”這像革命文學的筆調，用意
在引動羣衆的奮起。但一般人總不耐煩拿聽朋友談話的態度來看文學。

從前的人，每每說到，“文以載道。”夫文而欲其載道，那末，便跡近乎宗教的宣傳。桐城派的文，就是根據“文以載道”的話，而成其爲道。

再說拿了文學來做革命的工具，其實這種所謂革命文學，和南方吶喊的口號，紙上的標語是一樣的。如其文學真是成了革命的工具，能奮起羣衆，全都做了革命的戰士，那不是成了和念咒的妖法，或者和宗教上的祈求降福一樣嗎？

而且提倡革命文學的人，想着從那革命文學上引起世人都來革命，是則無異乎以前的舊派人物，以讀了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等的古書來治國平天下的夢想！

論閩南的歌謠

林培廬

A

民間文學在現在已漸漸地有人搜掘了。歌謠是民間文學的一種，而民間文學是民俗的一種（註一）：是民衆日常生活的寫照，是婦女受舊禮教壓迫的呼聲：牠會使人看了要欣欣的如疾行鳧，要鬱鬱的如旋磨驢；要微微的含笑，要緊緊的蹙額！劉經庵先生說：“歌謠是民間的極好材料……但這樣的材料，是誰造成的？據我自己的觀察，一半是由婦女們造成的。一

一民間文學，婦女的貢獻，要占一半。——歌謠是民俗學的主要分子……但所謂一般民俗，以關乎那一部分爲最多呢？據我調查所得，一半是討論婦女問題的。——民俗學，婦女的問題，要占一半。——……”（載北大歌謠週刊30期‘歌謠與婦女’）從這段話看來，我們可以說：“歌謠大多是婦女造成的，歌謠大多是討論婦女問題的，下面所引的歌謠，多是很好的例子。”

這幾年來，本人承周作人先生的鼓勵和其他朋友的慫恿與盧（佚民）李（幻雲）劉（信芳）丘（拉因）諸友收集了千餘首的嶺東峯歌；同時又與李君收集了百餘首的閩南畬歌：這兩部歌集，現在已整理成功：前部已交書局付印，後部也不日交書局付印：我很望這兩部歌集快點兒送到盼切的讀者的眼前。

閩南（福建南部一帶）毗連嶺東，山明水秀，風景如畫，是中國南帶的一個最富藝術色彩的方：語言

和嶺東差不多(註二),而歌謠也和嶺東差不多(請參看汕頭筆聲週刊拙著‘閩南歌謠與嶺東歌謠’)。牠那兒的歌謠,確是中國南部的一個金碧輝煌的寶庫。惜尠人去開掘吧。這層我們可翻出北大出版的歌謠週刊合訂本來看便知。這刊88期董作賓先生的‘福州民歌第一章’,不是有一段文字這們說嗎?‘福建的歌謠,向來我們總嫌搜輯的太少。我們疑心:或者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北方的平民文學,不能普及到那里?或者那里竟有很多的歌謠,因為沒人採輯,所以終久埋藏着?現在我可明白了,據朋友說:福建的歌謠多着呢!就福州這一個地方採輯,怕也不止一千首?’……”我們再看董先生的‘整理研究的經過’(‘看見她’的緒言)裏面的表:

省區	京兆	直隸	奉天	吉林	山東	河南	山西	江蘇	安徽	江西	福建
總數	五二一	三三七四	一一四	一三三	一〇一七	八七七	一一五	三一六	一六〇	八三	五四
	浙江	湖北	湖南	陝西	甘肅	四川	廣東	雲南	貴州	廣西	總計
	二九八	四五三	四二二	二一九	一〇	二七一	六四二	二〇四七	三六	三九七	一一五五九

上面這表，通盤算來，共歌謠一萬二千餘首：福建的歌謠，僅五十餘首而已。我們能不也同樣的感到搜輯的太尠嗎？原來福建這些活潑美麗真摯縝密親切自由的民間歌謠，也和我們嶺東一樣的受人們俚俗的藐視與湮沒的葬禮。不然，爲什麼北大徵集歌謠已數年，僅僅這五十餘首呢？噫！談起來，多們令人心痛呢！

我覺得三百篇的‘國風’，楚辭的‘九歌’，都是從草野田間爬起來的（似乎是胡適之先生說過的話）；我又覺得衛太爾（Vitale）所說“真的詩歌，可以從中國民間的歌找出……”的話很中綫，我——及我的朋友李君，不願意這些可貴的璇玉瑤珠埋藏在深土裏：我倆就動手去掘。這真是可欣幸的事！我倆已掘得百餘首的閩歌了。

我除把我倆所掘得的歌謠編成一部‘閩歌集’外，我又要搦筆寫這篇文章：我希望讀者看做一塊石子，我又希望這塊石子不白擲在池裏：這們，我祇有希望讀者繼續地去掘閩南的歌謠吧。

B

閩南的歌謠，約略可分為四類：1，婦女的歌謠；2，兒童的歌謠，3，農民的歌謠；4，雜歌。

1，婦女的歌謠：

米篩篩米圓彈彈，做人新婦真艱難：有鹽煮菜

又嫌整(淡),無鹽煮菜又嫌鹹!

碗豆開花環一環,做人新婦真艱難!河邊淘米小姑望,我不偷米顧爺娘;爺娘必定無飯食,你家個(的)飯也不嘗!

(按)這兩首歌謠,都是敘述舊式家庭的媳婦難做。

月光光,銀鋪甄,金釵十二對,對對閃:金荷包;綠色裙,繡枕頭;嫁個夫婿背偃偻,氣到三夜沒睡倚床頭。

白扁豆,正開花,摘一籮,送爺爺,摘一擔,送媽媽。媽媽許我一擔籮,爺爺許我一担箱。籮和箱,放衣裳,把我嫁到大山場。山又高,路又長,大路邊,日頭大,山路過,茅草多,刺破朝裙獨在可,刺破花鞋娘兒工夫多。

(按)這兩首歌謠,都是婚姻不滿意的歌謠。

正月荆春籮,娘仔趕雞去陟迳(遊玩):陟迳到

街巷雞唔見(失落):後母苦打去投河,行到河邊水
青青,嫂啖(助辭)留姑歇一夜。揭起羅裙客(給)嫂
看,打到一身障(這們)烏青(傷痕)!數來數去五十
雙,打到一身障烏紅?怨你生母太早死,怨你爹爹
娶後人!生母撐飯一大甌,後母撐飯一匙頭;生母
打我用麻骨,後母打我用柴樓,麻骨打了漸漸消,
柴樓打了無奈何?見著後母如見鬼,目叶(眼淚)拭
乾就著磨(近)。

(按)這首歌謠,是描寫後母虐待前人的情
形。

這幾個苦共紛李,給你翁姑吃歡喜;脂粉不要
抹,晏睡早早起;腳踏眠床下,快煮食,便掃地;捧
鞋盤,做針黹;我說這句話,你須包藏起。

(按)此歌係老人訓兒女的。

奴織布,君讀書;長安雖好,不如家居。

(按)此歌係女子寄丈夫的。

2, 兒童的歌謠:

螢火虫, 螢火虫, 灼灼紅: 夜下來遊燈籠; 燈籠
熄滅, 老婆死別……

掉落水底, 水底一包鹽: 吃到廟前, 廟前一頭
葱; 吃到廣東, 廣東一面鼓。打到汀州府……紅鬍
兒, 白鬍兒, 你的龔子借我龔倉穀, 我的馬子給你
騎到屋。

3, 農民的歌謠:

蔗主披麻衫, 蔗工持尖担(棍); 放車埋一截
(陷土至腰), 勺糖穿鞋襪; 赴牛團圍行, 燈火戴葉
笠。

4, 雜歌:

賊倭寇, 罪滔天, 貪我賊物, 焚掠市廛, 殺人如
草芥, 九死不一生, 屍橫遍野, 血流成川, 繼光大軍
至, 殺他一溜煙。

賊倭寇, 罪滔天, 死者已矣, 生者流連, 城中皆

遇難，惟言一家生，真人若不救，恐已繼人煙，避亂
舊臘過，初四補辭年。

賊倭寇，罪滔天，屍久無人埋，觸目實堪憐，龍
江功不朽，捐產渡衆生，椁棺無外買，積屍滿山顛，
誓將東海去，掃盪彼臙羶。

(按)上面三首歌謠，是莆田明末受倭禍的劫殺
後被戚繼光擊退的歌謠。

鯨鮞潛混城，楊鮞就奔驚；驚了面烏烏(黑)，
瑤段剪蝦姑；蝦姑腰灣灣，白鮞跳過圈(潮音寬)，
烏魚反又反；反了海水濃，魴阿走來報，報知鯉魚
鮞魚精；鯉魚持踢刀，鮞魚挂盾牌，鱸魚與雲霧，白
帶領雙劍，鱸魚誇才能，膠蟻吐腸頭……

(按)此歌，喻世亂也。

牛食秧，殺以鎗；牛賠牛，秧賠秧。

(按)此歌，係汀屬明季藍甲爲鄉鄰解事的。

雞冠花，血血紅，美貌女子偷情郎：牙齒雪雪

白，乳姑(乳房)尖尖峯；繫魂鈴，迷人湯，表姊身材
竹片身……

新做路亭兩頭空，石灰粉壁白如霜，好抵日頭
好抵雨，又可逃涼修陰功。

早晨起，眼巴巴，生鏽鍋頭滾水花，老婆去借
米，上家跑下家，老公嗤嗤吹牙簫。

海鵝飛上山，破裘拿來穿，貧家得飽眠，富家
磨不盡，有冤不報也猶可，有恩不報不是人。

要甘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才跳得高，進
履結襪膊下，古今真正人豪。

例已舉過不少了，敲退堂鼓吧。 十七，一，五，寫好。

(註一)西人民俗學所研究的事項，一為民間的
婚喪信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一為民間的文學，一
為民間的藝術。

(註二)如：目汁，眼淚也；厝，家也；半引，半片也
半暝，半夜也。

紅 葉

——爲彩虹社六週年作——

許美瑛

澄碧的秋空是如許清朝，
疏疏地掛着白雲幾片。
可憐的冷落的秋花，
獨自在籬畔溪干燦爛。

柴門外綠水縈迴，
載着紅葉滔滔東逝。
此去千里萬里，

知否有人把牠拾起？
更有誰會領略牠的深意？

夕陽中的衰柳臨風瀟瀟，
柳陰裏隱着小樓一角。
樓闌上倚立着一個女人，
她却生把滿握紅葉擲付溪水。

半夜裏漁人捉得肥魚一頭，
在月光下的船上把牠烹煮。
他們從魚腹取出一片紅葉，
葉上分明有幾個蠅頭細字。
說的什麼？可惜漁人們從小就不會念書的！

那女人夜夜獨在樓上寫字，
却把紅葉當作白紙。

(從晚上寫到天明。)

明朝又把紅葉擲付溪水。

(十六年,九月。)

樓角芙蓉

陳嘉瑞

八月二十日

今晚我整整吃了一碗飯。從送船回來後，心裏覺得有了一個不可彌補的大裂隙。過去的陳迹，和那未來的幻夢，像電影般不住的在我眼前開映，“你想會對不住了燕麼”？同時我整個的腦袋，又幾乎都給這句駁話佔據去了，牠不住的在那裏盤旋，我終于只是呆呆地罷了。

“綺，你莫非不爽快嗎，爲甚麼快快的又少吃飯”？親愛的母親像有點擔憂的問着我。

“不，不會！沒有甚麼事呢。”我心裏很想要裝得像平日那裏的高興去安慰她，可是脆弱的心靈，終於敵不住這時的情感，更脫不掉那種想像了！

她最後還很和藹的勸着我：“你還是早睡點好吧，綺兒！……”在這一句話中，你看有多麼真愛的存在！



藪哥今日搭 T 輪到 H 港去了。午後二時的時候，我和他一同下船去。他稅的那間夥計房，倒還可以，雖然不能說十分清潔，却不可謂污穢。他素來是很厭糟雜的，所以他將這房子兩個臥位都稅了。門外搬行李的叫喊聲，乘客上落的雜沓，我很討厭。

“怪討厭的，鬧個不休。”藪哥只聽得我說這句話，他立刻把房門關上去。

“關上門要靜得多呢？”他說。

“你到時即寄信給我，你一定許得”。

“那用說？一定，到港就會寄來的”。他很慷慨的便答應了；

我們倆個同坐於對着房門的沙發上，他雙手握着我的左手在他腿上撫摸。沉默了一會，他緩緩地從他的無名指上脫下一隻戒指，笑吟吟地轉加到我的指上來。

“我……綺妹，這戒指就給你做紀念吧！他移着手兒，攬到我的頸上，我的臉感到烘烘的熱氣，不由得隻手急向他的臉上推去。

——呵，你不是領了他的戒指麼，你怎麼可使他難過？你看不見他頰上泛着些紅暈嗎？幸虧房裏沒有第三人，不然，要多麼……？良心這樣的在呵責我不該臨別時拒絕他的熱情。我快轉着手兒摟着他的頸，對着他微笑，我很希望他能够諒解我這時的心，不要懊惱地同歌着權愉之調，來抵消離愁，在這別前幾分鐘。

汽笛嗚嗚地叫着，門外嘈雜的聲音，更其喧聒了。什麼‘送客的起呀！’‘船要開了呀！’這未經出門的我，只聽得這幾句，已很着急了，快把表子看看，真的已是三點一刻鐘，離開船時間不過一個刮而已。我更慌忙，叫藪哥快開門出來。

“我們的通信，以一星期一次為最低限度……”他在說時，聲音有些微顫，因為我們的臉兒，早已相碰。一陣溫馨的對流，同觸電般滑溜溜地從舌尖直達到末梢器，呵，不可名喻的美妙。

“時間太迫促了，隆隆地不是在起碇嗎？”

“不要緊，還差一個刮嗎”。他徐徐地一面說一面在開門。

“你有升學也無，切切要告我啲”。將出房門的時候，我吩咐他。

“可以，一定的，別要當心”。

我們緊攜着手，同行到船板上，那夥在眺海的人

們，統移了他們的視線，到我倆的臉上來。

“Shake hand, Shake hand!” 藪哥伸著手牽我落吊梯了。‘叮噹! 叮噹!’ 的鈴聲，從船長房發作，我這時很恨他的惡作劇——在弄鈴，簡直就是催離曲。

一會兒，船緩緩地離開碼頭了。從含着無限離別悲哀的汽笛聲中，送來我的藪哥在船後所說一句‘再會’的別語！

我呆呆地佇立在碼頭，一陣過海風，像把我在迷夢中掠醒過來，原來是船開行，碼頭上已失去一幅障風器了。看去時，只是遙望着船後尾巴般一線的白波！

八月二十一日

我今日九點鐘才起身，因為昨夜直到十二點鐘還沒有睡瞌呢。我的心很想睡，竭力的合着眼睛，在和那些幻象掙扎，索性的要將她忘記，可是牠却專和我為難的幻得更明顯了！

一個金黃的圓圈，上面像彫一顆杏仁形，細看時，却又是兩顆心臟形混在一起，牠在我強閉着的眼前閃爍。

“呵，手指……那不是藪的……？”

——手指，他爲甚麼……？一定很有意義的，他雖然沒有說出。……假定是了吧，他在我意中，倒還不錯。那末配了。……‘可是你對得住了燕嗎’？……管什麼，愛是超過一切的。……‘那麼，你真的能捨了他’？……不，我確沒有這種決心，更沒有這種勇氣！‘然則你怎麼辦呢’？……——喂，這種思想，永遠是矛盾的，我再不想下去，可是牠却在我的腦袋裏胡鬧起來，我抱着洋氈，連頭都蓋了，索性想睡去！

颯颯的秋風，吹過樓角的那株芙蓉，瑟瑟簌簌的作響。咳！在這淒清的夜裏，只有秋風掃落葉的悲聲，伴着這徹夜不眠的處女，那時的情緒爲何，真是不堪回想了！

八月二十三日

早上拂拂的晨風，從東窗吹進我的榻前，蚊帳不住的波動，一起一伏的凹進裏面來。我穿着單衣踱出騎樓，已覺得飽含冷意了。

純料蔚藍的蒼空，很高潔的，清爽的，初昇的太陽，也很溫柔地射到我的臉上；東角的芙蓉，滿放着牠潔白的花朵，受着風兒的挑弄，在搖搖擺擺地同向我微笑一樣；枝上站的兩隻喜鵲，亦歌着牠清脆的音調。

“喜鵲來報佳音呀！”母親往時遇有鵲叫的時候，總是很歡喜的說。我屢笑她頑固，不開通，中了流傳迷信的毒。然而這回呢，我却有點相信了，因為我的藪哥平安抵港的佳音，或許快要到了吧？

今早，總還是一個愉快的清早！

八月二十五日

到今日已是六天了，還沒有信來，郵差病了吧，

還是他沒寄？不，他已允許了我，一定有寄的。喂，氣殺人的郵差！

剛用過午膳，我正在悵惘，幾下很急的敲門聲‘嘖嘖嘖’地從樓下衝進我的耳鼓來。

——呀，一定是公事倥惚的郵差。

我不由心房躍躍地在悸動，一面快跑下樓梯，一面快叫着女婢，“英，快開門，郵差來呀”。開開却教我失望——英說，“不是郵差”。可是在這失望中又教我尋出很大的安慰。原來是燕來了。

“燕哥，這幾天沒空嗎？怎樣……”

“綺，你近來用工那幾本？”他亂翻着案上的書，却所問非所答地打斷了我的話頭。

“只是暇時消遣罷了，配叫用功，你有買些新出的書麼？”

“有”。

“才要問他買的是什麼，可是他立即緊接着說：

“藪的信來了未？照測他應到四日了”。

我這時同澆着冷水一般地吃了一驚，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是知道我倆的事。所以我快裝作不知這麼一回事似的呆問着：“甚麼……”？

“甚麼……無須掩飾哪，難道用瞞我？就給我知道了，總也不為你們礙的……”他仰着頭在冷笑，我儘找不到一句適宜的話去回答。

“你這回是說甚麼？我還聽不大清楚呢。”我牽着他的衫，故意蹙眉蹙脚地聆着。

“我不說了，難道藪沒有信來嗎？”他依舊的冷笑。

“真的，誰騙你呀，他要寄信給我做甚麼？”我依舊拖他的臂，他只管雙了疊在頭上仰面苦笑。

“來定情哩！甚麼！哈哈，……”他竟哈哈大笑

了。

呵，他這無言的苦笑中，正不知含了多少的醋

意！

“怪討壓的，你慣會誣讒人家，這樣的弄人！”我強硬着心腸，嚙着嘴作笑的輕打他一下。他也應酬一個很不自然的笑，畢竟很冷淡地說一句‘再會’，緩步的去了！

★ ★ ★ ★ ★ ★

他莫非知道我倆在船中所幹的事嗎？不，房裏並沒有第三人，誰能夠？可是當我下船到碼頭的時候，那邊站着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他眼巴巴地在瞪着我倆的攜手，握別，或許是這個人和他相識吧？所以他才會猜疑。

但這也不能武斷的……

九月初一日

剛才在悵着燕的沒有來，也沒復信。恰巧英就跑到樓上，姑娘，郵政局來‘分批’呀”。她遞一封信給我說。我很性急的忙把牠撕開。竟把信箋撕得一小角在

手裏了。我並沒有看信封，拆來才知道是藪寄的。

他說，他有升學的可能了，他的父親已允許了。他又說，可是只許他讀英專，以應商業的實用，現在已決定的，不過要選擇一個較好的學校去念。他又說，異日他要盡其所能的來教我……

我很喜歡，很希望，希望他學成歸來教我。所以這時藪的悵惘，已給我暫時地掉到腦後去了！

我趕快復了藪的信，我贊成他讀英專，我更和他的前途慶幸，同時更囑他切切以校名及進學日期……詳細地告我！

九月初二日

這時已敲過十一點鐘了，他還沒來。呵，已是一星期不來了，連信都不復，真的惱了吧，還是沒收着信？喂，萬惡的郵差，莫非又把牠攔了，或竟失落？像藪的那封信，延到四天才到一樣。我才欣喜讀着藪的信，可是燕方面却又教我耽心了！唉，我的心兒，總是

裝着無限的愁悶！舉頭凝望窗外時，樓角那株芙蓉的花瓣上，也添了紅暈，像很對我可憐的紅着眼眶，洒一滴同情之淚！

——縱使他真的懊惱了，也不至和這裏的路頭完全斷絕關係吧？哦，他一定是在等我的哀告，等我的乞憐！？

——假使真的斷絕了怎樣？哀懇吧？未免太貶了自已的尊嚴；反之，決斷了，可是我雖捨不掉了他的愛，尤其是在藪出門的期間內，更捨不得這小白臉了。唉，真的一分愛添一分愁！

九月初四日

“惱了呀，請好幾次還不到！”。燕來了，我故意微笑地瞟他一個白眼和他作謔的說。

他沒有開口只俯着頭微笑。

“莫非學堂考試了嗎？”我再進一步的問。

“不才考過呢，不過我想無甚要事，並且這幾天

沒有出門，所以就沒踱到了”。

“我等的不耐煩了，我當你真的……拋棄了……
……”我坐在他的身傍，流淚地對他抽咽。他緊摟着我的腰膀，向我洒透了眼淚的頰上狂吻。

“愛，我怎會……？我的心早已屬你的了！爲甚傷心？我始終是愛你的。”他從抽屜裏抽出手帕和我拭淚的說。

我只裝不睬，只管流淚。

“別要這樣吧，我的心病了，綺！”他雙手抱着我的腰，不住的推搖。

“……”我祇沉沉地嗚咽。

“愛的，惱了你，就給你打吧，直到你氣平。”

我倆呆呆地沉默了一會。

“不要鬧，不要鬧，我們來談談些學堂的事好吧，開個玩意兒。”他依舊推搖了我，像唱峯歌給小孩子聽般地說下去。

“綺，現在我們學堂裏‘家’字的用途很廣啦，不論什麼都可以加上一個‘家’字。譬如誰個常拿些書——諸如落葉飛絮……——在手裏，人們便叫他‘文學家’；穿中山服的，便是‘革命家’；甚至于偶然踱進運動場和同學們耍耍幾下球，就說他有做‘運動家’的野心；他如穿洋服的是預約的博士……這一類的銜頭，在他們眼中，幾視為家常便飯，隨便都可以用的。所以愈弄愈糟，直到現在，‘運動家’，‘文學家’……差不多成做諷罵人的口頭禪了。

他更把我抱着說：“哈哈！綺，你看奇怪不，他們現在竟把‘革命家’‘文學家’兩個頭銜，都加到我的身上來了？……”

我攔斷他的話說：“堪當的”。

“你也來了！”他笑着舉起手兒輕輕地打我一下嘴巴，又再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並不常穿中山裝，也不嘗很熱烈的工作

過；說到文學，又更‘風馬牛’了！我的推測，他們所以和我建銜的原因，大概不外爲……我愛的……”他未說出之前，我早知道他是要說這句話了，因爲他微笑的按着我的胸膛，才緩緩地說出。

“你又胡說了”。我照樣的批他一下嘴巴。

“真的，你聽我說的有理由不？我想他們的心目中，一定非革命不配談戀愛，情書又非‘藝術化’不行，所以要講戀愛，應該二者兼備，他們早知道我倆……才替我建銜的，他們口頭，雖然笑嘻嘻的在說‘革命家呀！’‘文學家呀！’種種的美名詞，其實他的心裏正在嘲着：‘不要臉的，居然在想做‘革命家’……喂，真敢！’在這冷淡的諷笑裏，正不知含着多少莫名的嫉妬呢！……”

他去的時候，在書案上拿去一本趙先生的煩惱。

★ ★ ★ ☆ ★ ☆

他委實還帶點孩子氣，我哭的時候，他簡直也要

哭了，並且很誠懇的像個乞憐的羔羊！呵，這回幾乎把他整個的心收買了，好偉大的代價呀——眼淚！

九月初八日

今天星期日了，我去買些水菓來；並把房裏的椅桌，食具等物，收拾整齊點，因為我料燕有來的。

差不多十點鐘的時候，我到樓上去換上日衣，格子裏面，却疊着藪的幾封信。我不由隨手拿出來翻看，恰巧燕就踱進大門，已在上樓梯了。我快把牠藏到抽屜裏。其實他早會曉得我們的事情，用不着這樣的掩飾，可是我終不願意給他看，惹起了舊恨新愁！

“同出來行行吧”。撲地一聲，他將那本趙先生的煩惱掉在桌上。

“未哪，未入先說出，坐坐吃水菓好吧。”

“不要，怪冷的。”

“好身價呀，連這個都不敢吃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起刀子將蘋菓切了。

“……”

“請吃吧。”我第一塊就送進他的口裏去。

“很好吃呢，酸甜的很。”

“怎樣？你說不要呀！”

“我不知道牠會這樣好吃的。”

我倆都笑了！

“不要胡鬧，一齊行街去。”他說。

“不要喲，今天我很惰呢，又沒有甚麼好玩，待重九更好啦，只是明天。”我皺着眉說。

“可以的，就待重九也行，由你罷了。”

九月初九日

早上燕穿着一套閃光的反領裝，興高采烈地來招我去登高，可是這時的我，委實有點不高興。但我終不能失約，又怕他發惱，要陷于孤寂的煩悶中。

——他扮得這麼時髦，漂緻，你還不跟他去麼？
一路許多許多的行人，正不知多麼羨慕你倆哩！

我同時敵不住虛榮心的驅使，終於着上裙衫和他同去了。

碧藍的天空，高高地掛着幾朵銀色的薄雲，般紅的太陽，放着一束白髮似的光輝，照耀着喜氣洋洋的遊衆。

我雖在走路，心裏却在想藪昨晚寄到的信，爲甚麼寫得很糊塗，很沒意味，別的話一句都沒說，除了說他待明年春季方才入學，和學校未定外。我疑心他是抹冗寫的，可是信末又沒寫些‘匆匆’之類；或許是病了，亂塗一封來塞責信期吧？那也料不定的。

熙熙攘攘的行人，雖很擁擠，然而我總感到四周的岑寂。

“綺，你怎麼像不很高興的？莫非……”

“不，不！一年一度的好時光，又碰着這麼好的天氣，那裏會不高興？不過我的眼睛，早給這些炫耀的服裝，首飾，閃爍的眩了。我還和那夥以奇怪的眼光

瞪着我倆的人對瞪呢！嘻嘻！”我覺得他有點不耐煩再沉默的行下去，所以我快搗斷他的話頭，來打破這沉寂。

“真的五光十彩……”

我們同到東山上揀一處稍僻靜的地方坐下。

“你的足痠了麼？”他問。

“痠是不會的，不過登到這裏來也很吃力呢。”

“是的，多歇息幾分鐘吧。”

“哦，空氣很清爽的！”

“不錯！綺，你近來有寫些小說無？”

“沒有的，那能夠？”

“胡說，對我還不說實話。同學們有時叫我做戀愛小說，我直覺到這句話中，也含有多少的嘲意。”

“爲甚麼？”我急問他。

“人們常時說‘愛的代價是悲哀’。所以戀愛小說無論如何總是悲哀的多。他們對於我，總懷着些兒莫

名的妬意，因此，我直覺到這句‘去寫戀愛小說吧’。不
會說，‘去寫供狀吧！’”

我沉默無語地心裏却增了不可言喻的惆悵，因
爲我感着這句‘愛的代價是悲哀’……！

十月二十六日

我一個多月沒有記日記了，固然是無甚事情，大
概說做惰於執筆也倒不錯吧。呵，真個懶蟲！

藪近來寄信不照信期了，又寫得糊塗，我當他是
事忙，倒不很介意。可是今天寄來這一封信，更其古
怪了，真的使我三四讀還摸索不到他的真意來。

他說：“綺，我今後再不加上什麼‘親愛的’‘愛的’
‘愛妹’……無聊的字樣到你的名上去，因爲我覺得
‘愛’並不是這幾個無聊字所能够形容，與其不够形
容，不若完全除掉更自然。”他說：“愛是超過一切的，
二個人的愛，斷不願受第三人的干涉，或裁制。”又什
麼“愛是動的，不是固定的。”“綺，我的心始終愛你！”

……他信末又說，‘祝你愛運成功’！

這些語氣，不是很古怪的嗎？什麼‘愛是動的……’這還可說他主張絕對的自由，可是他爲甚麼信末更煞一句‘祝你愛運成功’！我倒覺得尤奇的。這麼的口吻，他不是以第三人的居了麼？做個局外人了麼？哼！真的莫明其妙。……

十一月初三日

俗語說。‘人情薄如紙。’我却覺得還要比紙薄得多呢！唉，我直到今日才知道人情的冷暖，才受了牠絕大的教訓！

我的表兄數天前剛從香港回來！他今天來謁我的母親，小弟和繡妹，都很歡喜的跑到客廳來看他，因爲他們都知道，知道表兄一定有帶些糖菓給他的。連那煮飯的李媽，也很好奇的走來聚在一起了。

我的母親和他敘了寒暄後，就問問舅父表兄諸人的近況，和商業的情形。他們嘮嘮叨叨地說得津津

有味，甚麼‘一二年來的商場很是苦缺’呀！‘無事做的人很多’呀！……在我聽來，心裏不但沒有甚麼感覺，反而討厭了。後來，他們終於談着人家的閑活。

“大姑，阿素已出閣了”。表兄喊着母親說。

“啊！出閣了，多久呢？有趣的，幾年前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母親嘴闊闊地像驚訝的問。

“那會細？已十八歲了，十月廿日嫁。”

“嫁給誰？”

“他的姑表兄，合發祥仰二爺的兒子，是中學的畢業生，八月間才去的。……”

我聽到這幾句話，不由心房裏的血像沸騰般地胸膛不住的跳躍，因而更留心的聽下去。

“……他很常去二丈——素的父親——行裏坐談，二丈惜他有才幹，交際上也很不落人後，又才廿歲，長得還漂亮，所以才把素許配給他，他的名……”他擡着頭大想特想。“不知是叫蘇不是？我口頭一時叫

不出來。”表兄繼續的說。

我只聽得一聲‘蘇’，已像從萬丈危崖直墜到深淵裏去似的了！虧得廳裏家人擠擠，不得不強硬着心腸，把那快要迸出眶來的眼淚，倒咽下肚子裏去！

“是，他叫藪。呵，他真好運氣，聽說素很縹緞呢，又很富——她這次嫁有多少粧奩？”

“是呀，她長得很不錯，就藪也算漂亮呢，配稱的！”

從表哥這幾句話中却惹起我無理的嫉妬，加到坦白的素妹的身上去。

“有多少嫁粧呀？”李媽很急要聽的插問。

“很多呢，一概總在幾萬元。”

“哎喲！她是在番邦嫁，才有這麼多的錢銀喲！”

李媽伸長着舌頭，不知多麼的羨慕！

“藪我也識的。啊！流光真是如水般的遊去，扶在手裏小小的他們，現在也就成人了，有趣的很！”母親

笑嘻嘻地在歡喜她的妹子的兒子居然出閣了？唉，你那知道你心愛的女兒這時的心呢！？……

★ ★ ★ ★ ★

啊，多幸福的！縹緲的姑娘，很多的金錢，誰也……
……？我只恨我初時太對不住了燕！

我現在才悟到世界都充滿着虛偽，不論親疏，統是一樣的片面，一樣的炎涼，我這回已受了絕大的教訓了，我不再悲悲切切地同個乞憐的羔羊一般，去求人的同情或……

十一月初三日

我從昨天下午就躺下來的，母親很擔憂的叫我起來吃飯，那時的我，還能夠吃嗎？所以我只瞞着母親說，“我頭暈，不要吃的。”

——喂，你不是在感歎世界上都是虛偽嗎？爲甚麼你自己尚且是那樣虛偽呢？你不是瞞了你的母親麼？……



‘山花年年都相似，人面時時便不同！’我真的連夢也做不到，藪會變到這步田地。昨夜裏，不知流了多少淒涼淚！

算了吧，我不再傷心了，不再煩悶了，我只要擴着胸懷，把我的舊恨新愁，一切切統付諸東流去！

大清早，我獨自一個人踱出騎樓去鑑賞那‘大自然’的景色。黯淡的愁雲，密佈着蒼茫的空際；呼啦啦的北風，直撲到我蓬鬆的頭髮，上下列的齒，已起了齟齬，差不多要開戰了。我大踏步地快跑到房裏，穿多一件羊毛衫。對面的鏡中，現着一個蓬髮的厲影。她蒼白的臉兒，瘦得像三角般的，紫褐色的唇，伴着一副潔瑩瑩的齒，瘦伶仃地不住地震顫。啊！橫豎不嘗對鏡多久了？竟會瘦得這樣可憐！……

“綺兒，你好了嗎？喂，真個不對，你還沒吃飯，怎麼早早就開着窗兒放風吹入來呢？快關閉吧。喂，真

個不對！”這時剛巧母親起身了，她立即就走到樓上來看我。

我煎她把窗扉掩閉了。

“媽，我今天稍好了，別要望心。”

“好正安心呢，你二頓沒吃飯了，別出來吹風的好。綺，你的手給我摸看。”

我伸出一隻冷冰冰的手，去接觸她這剛從被窩裏出來的手，當然是差得多的。

“哦！冷的像冰霜一般呢，還去冒風。”她握着我的手，去夾在她一雙溫暖的手的中間，登時我的手就也微溫了。

啊，是多麼真摯的慈愛！我悟了，我不再貪戀着那些情感的愛，虛偽的愛……我應鑽進我親愛的母親的懷裏，去飽受那出於天性的，自然的，真誠的慈愛！

唉！燕的愛……你又安知他日之燕，不為今日

之藪?.....

啊?芙蓉。

你一朵的花兒，却是人情的表現。

唉，枝葉如故，顏色盡非。

啊，憔悴了的芙蓉!

我不禁倚着樓角的欄杆深深地向牠嘆一口氣

一九二七，一一，一八日夜脫稿。

秋 心

余眠雪

(開篇)

太陽已消退了威暴的熱光，
樹葉漸漸地落了，掩不住地面的空曠。
時間之神早迫着夏的暴君逃遁，
秋姑娘已整成素縞的新妝。

呢喃的燕子已多時不聞了，
善於高歌的寒蟬，此刻也嘶啞了聲音；
只有我的積滿塵埃的心琴，

却在這時候獨自調弄，呻吟。

明淨的碧落萬里無痕，
悠悠的江水和長天一色。
這樣的美景本該縱情歡賞，
怎奈模糊的心鏡總是不分明！

我愛聽失羣的孤雁在深夜的長空慘叫，
我受看無情的西風打落葉在水裏飄零。
這樣才能引起我流淚着歌頌，
爲的是我已是一個精神失了憑依的畸人！

我現在就把心琴捧出，
我不管琴線已斷了幾條；
就是琴音如何我也不管，
我原是任意彈弄，爲自己解愁。

(邂逅)

那是在一個繁星閃爍的夜分，
那是在一片春雨浙瀝的聲中；
滄海一粟的不相識的你我，
無端會邂逅在這罪惡的淵藪的鮑江！

彷彿是春風吹送來一陣幽香？
我的心呀，爲之迷然，醉然！
我總疑是在虛幻的夢中，
我，我那有如是堪誇的幸福？！

一般年青的姑娘們見我不是低頭不睬，
便是把素帕掩鼻不聞；
你怎麼偏要注意我的姓名，
還要對我特別慇懃？

我自己也有點驚異，
平時我對於女性從沒有什麼希冀；
這回——自從見了你之後，
我不解爲什麼也要生起愛意？

我夢不到我也有了生命的船舵，
今後再不怕濁海的駭浪顛簸；
我長願躺在你的船中，
我的心裏是暗存着這樣的一個希望。

(約會)

哦，你我好像一刻都不忍分離，
雖有魚書頻傳，還嫌不能表示親意。
只須有一刻空閒的時間，
你便要約我會談。

你嘗冒雨跑來會我，

點點的雨珠停留在你衣襟之間；
你也嘗披涉於烈日之下，
淋淋的香汗掛在你鬚髮之旁。

曬着陽光的粉臉越加驕紅美麗，
我呵，我不由要把愛火燃起！
姑娘！請你恕我有這樣的念頭——
我幾次想抱住你親吻，但終沒有勇氣！

未見面時預備着無數的話想說，
見面時都忘記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空坐了幾點鐘的時間，
只是勉強搜索出幾句不關痛癢的閒語！

就這樣的要分離又不忍分離，
常坐到斜陽沉沒在落霞的西天。

最後你我都只有戀戀地道一聲“再會”，
屢次的約會呵，都是這樣的沒有意義！

(索詩)

我不該愛寫幾句無聊的新詩，
在報章上偏又被你發見，
這樣你便頻頻向我索詩。

誰人對花不懷人？
多情的玫瑰引起我的詩思，
我終於寫成了幾首，大胆地獻給你。

這幾首詩誰料到你會來書譴責，
最使我不安的是還勞了你費心動氣，
姑娘！我懊悔不該對你有過奢的希冀！

我雖然不該對你有過奢的希冀：

但急激的情流怎能遏止？

姑娘！你也該原諒我熱摯的微意！

你信裏還有這樣熱摯的表情，

你說：“今生是無望了，

你我的希望，只好待候來生”。

只這一句便顯得你還是憐愛我，

但這個淒苦的今生將如何度過？

呵！你的賜與只是一個沒有一滴醇酒的空杯！

（水月鏡花）

映入水心的月格外嫵媚，

姑娘！那水心月好比你——

只好呆看，要撈却撈不起！

照在鏡中的花格外豔麗，

姑娘！那鏡中花好比你——
不好採擷，只好凝視！

（海邊）

初夏的雨後的天氣，
恰像是晚涼的新秋。

太陽沉落在海娘的懷裏，
晚霞反映着閃爍的江面。

波面有如透明的鏡子，
碧峯好像美人換晚妝。

遠遠的天邊浮着孤帆片片，
海邊的岸樹噪着晚鴉點點。

這時候有一對青年男女，

在海邊晚眺，一步一流連。

“哥哥！可恨的矛盾的社會，
外間對我倆的謠言還是不住地蜂起！”

“妹妹！只要自己問心無愧，
謠言怎能損壞我倆一些兒！”

女的臉上浮着一層領悟的喜色，
男的心裏却蘊着落伍的悲意。

女的開始笑談，男的却低首沉思，
他們都忘記了，忘記了暮靄已擁近身邊。

晚鐘頻敲，促醒了他們的遊夢，
最後終於要再留也不能再留。

暮靄裏的雙影漸漸分開，
男的戀着女的背影，三步兩回頭。

(別愁)

愁人的秋雨淅淅瀝瀝地，
心裏悶盼着有和你再見的日子；
雨絲細細地織成了相思網——
就在和你別後的幾天。

還記得那天你穿的是白衫黑裙，
流動的靈眸襯着額前的流海幾分，
手裏撐着素傘在陽光之下別去，
最後的鶯聲還依稀可聞。

日間喧囂的市聲我總怕聽，
夜裏的空樓却淒寂無聞！
姑娘！在這樣默默的苦況中，

我總是默念着你長日悶悶！

病中雖嘗接到你慰問的信幾封，

可是信裏的柔情倍增相思苦！

姑娘！你不怪我吧？

我在信裏吻了你的名字幾遍，總不能消去別愁！

也許是從此永別？

也許你今後再不重來？

如果我能知道那天的聚首是最後的一次，

我一定要留住你坐到日色沉西。

（幽恨）

不可追尋的喲，那過去的歡情！

過去的歡情如青煙！

不可親近的喲，那殘酷的愛神！

殘酷的愛神如利刃！

你越想和它親近，
它越要對你欺凌！

姑娘喲！你如是不愛我時，
你不該對我有那樣的慇懃；
你如是愛我時，
你又何苦對我如此矜持？
這樣的似冷似溫，若即若離，
難道你竟忍心故意把我悶死！？

姑娘喲！我說了也不怕你惱氣，
我已經失去美麗的青春，
我固不配做你的情郎；
但這樣的似冷似溫，若即若離，
倒不如請你把我拒絕了，
讓我的青春得跟着嗚咽的流水長逝！

姑娘，我的姑娘啲！

我相信你還會愛我的。

也許因禮教的惡蛇伸着毒舌，

懦弱的你呀，不敢對我表示？

呵，從此，從此失了雨露滋潤的玫瑰花，

誰能保住它不會枯死！？

姑娘，我的姑娘啲！

我相信你還會愛我的。

也許因周圍有愛說閒話的旁人，

懦弱的你呀，怕有不堪的譏議？

呵，從此，從此那荒涼的心園，

便深深也播下相思的種子！

呵！我的深陷的眼眶，

我的蓬鬆的亂髮，
我的羸瘦的病軀，
我的蒼白的臉龐！
這些，這些都表示我的衰老了，
今後祇有讓那玫瑰的枯枝橫梗心頭！

呵！你那深情的眼睛，
你那紅潤的香唇，
你那柔美的鬢髮，
你那豐腴的腰肢，
那些，那些都化爲刺心的利箭了，
今後的幽恨呀，永沒有盡期！

(葬歌)

如今，如今還寫什麼詩章？
這詩章已沒有人原諒；
如今，如今還撥什麼琴？

這琴聲有誰人肯與你唱和？

掩埋了吧，這沒人唱和的心琴！

焚毀了吧，這沒人原諒的詩稿！

就任那青春的情苗枯死，

乾涸的古井還想掀什麼波！？

你現在已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活屍，

你只合埋葬在荒塚裏。

掩埋了吧！不用再事遲疑！

墳前也無須豎墓碑，

大約也沒有人來憑吊你，

這詩稿的殘灰，就算是掩埋你的奠禮！

（十六，九，十三完稿。）

孔雀之王

陀耳諾夫人作

丘玉麟譯

一次，一個國王和一個王后有二個小孩子。他們一出生世，王后就邀請了神仙去視察他們。

“來，告訴我要有甚遭遇在我的孩子？”她說。凡她們所說都使她歡悅。

後來，當王后產一女孩，豔麗到一看見就愛戀她的時候，那神仙們不等邀請就急來視察她了。她們說了各種歡悅的事情，就辭去。王后說道：

“親愛的朋友們，切勿忘却你們的老慣例，請告

訴我要有甚遭遇在我的露色特呀”。

“我們已忘記帶我們的“先知書”，但我們要回家去查查牠。”她們說。

“呀！”王后嚷道，“事情有些不妙了，你們是不願告知我真情，使我不樂哩。我求你們一些勿瞞我——告訴我一切吧。”

神仙們竭力爲自己辨解，然而王后執拗益甚。後來，她們說：

“夫人，我們恐怕露色特將肇巨禍於她的兄弟們。他們也許因爲她的緣故而喪失生命。我們所能逆料這美麗的小女如是而已。”

她們旋即離去，以致王后憂鬱，國王焦急的詰問是甚麼原因，她就應答：

“我坐太近火，燒焚了我的紡錘上的麻。”

“如是而已嗎？”國王說，就喚取來了一百不完的麻。

步但是王后仍然憂鬱，當國王再詰問是甚麼原因時，她就應道：

“我在河邊散步，把我的青緞拖鞋墜落水裏了。”

“如是而已嗎？”國王說。他就召喚國中鞋匠們把他們的青緞拖鞋統統都帶來了。

但是王后仍然憂鬱，國王再詰問：

“是甚麼原因？”

“我吃太快，我吞下了在我指上那結婚指環了。”王后應答。

國王就知道她在欺騙他了，因為他自己有那個指環呀。

“我的愛妻，”他說，“你是不曾說真情。這裡是你的貯在我的銀袋裏的指環哩。”

王后羞赦，因為她是被聽出在誑言了。打誑言是世界上最恥辱的事；她除了眼看國王不語之外，她不知所措，惟有告訴他那神仙們所說的話，和求他想法

以防惡魔而已。

國王此王后更沮喪了，說道：

“我所能爲我們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殺死這嬰孩。那末，各節就要進行一如她從不曾生一樣了；但是我們斷然不忍那樣辦。”

近城有一個老隱士居住在一株樹裏，專誠的教訓人，當有人請求時，那教訓常是好的

“我要去訪他，”王后說，“那神仙已預言了病症，倒忘了那療法，”她盡馬所能快跑的急速從事她的使命。

那隱士不喜悅接見婦人，但既是王后了，他就說：

“你來是歡迎的，你有甚請求於我？”

“我要請求教訓，”王后回答，她并告訴他一概的事跡，和問道：“我們要如何措置露色持呢？”

“禁錮她吧！”他說，“把她禁錮起來，那是唯一的

方法以救王子們，因為做了女子，她就一定要作孽！她全不要失了機會，因她不能自制呢！”

王后感謝他，酬他厚禮，回去和國王說知。國王立刻爲露色特築了個高臺，禁錮她在裏面了。但是恐怕她要感得孤寂，全家的人每日都去探候她。她的兄弟們都對她極親熱的。她長大得爲一時最美麗的少女。

當她十六歲時，國王和王后皆崩了。照例當國王后崩時，人民就衷悼了。人人穿黑，各地响鈴。後來那最長的太子就加冕爲王，人民就歡呼，喜樂的鐘就各地鳴響了。

二個兄弟相謂道：“讓我們帶我們的姊妹出臺來。”

他我只須誇過一個花園，因為父母們安置他們的女兒接近着他們哩。

當露色特看見她的兄弟們時，她捨下了她的繡

錦，來握着年青的國王之手。

“歡迎，親愛的兄弟！”她說：“你現在做國王了，我是你的小僕。我求你帶我離開這個這樣苦煩的臺，”

“小姊妹，我們就是爲此而來。你要和我們一起住在王宮了。”年青的國王說。

“是，的確，”她的兄弟繼言：“你就要離開這苦惱的地方了，並且國王一定要替你成就一美滿的婚姻。”

他們引導露色特進入這華麗的世界。她好像一隻百靈鳥逃脫了樊籠而飛翔在花卉間。同時她的青如鸚鵡的小狗弗綠笛龍狂吠喜戲在她旁邊，歡喜得了自由同她一樣。

突然，她瞧見一隻孔雀，牠的燦爛的尾巴展擺在日光中。無論何物不能比得這樣美麗怪異的，她從未夢到。

牠目不離開了牠，她指着牠詢問牠是什麼？她的兄弟們告訴她那是一隻鳥，有時用來食的。

“可能那樣嗎？”她嚷道：“任何人都敢殺食這樣美麗的動物嗎？我發誓我不願嫁給任何人，除非是孔雀之王。當我做了王后時，沒有人敢觸犯及孔雀。”

“但是小姊妹，何處我們能尋得孔雀之王呢？”國王驚愕的問道。

“親愛的兄弟，不論何處隨你的便，”露色特說，，“但我決不嫁給其他任何人。”

他們引導她到王宮，但是被強迫着把那孔雀也帶到她的房裏，因為她沒有牠就不肯去了。

滿朝廷都被她恍迷。她是如此閑雅，美麗，各個貴婦回家都對自己說：

“那公主可愛 她愛悅我多過愛悅其他任何人。”

這是一種錯誤。因為露色特對她們實在統統愛悅。愛悅人人是她的天性，人人自然也同樣都愛悅她

了。

這時兄弟們商如何去找尋那孔雀之王，當他們已決定去如何找尋的時候，他們就對露色特說：

“既然你不嫁別人，惟願嫁那孔雀之王。我們就爲你找尋去。好好管理這個國直等到我們回來。”

露色特謝了他們，應許好好管轄，但是她說：

“我非你們不樂，然而我可以玩我的孔雀，並教弗綠笛籠跳舞，那就是我的小慰樂了。”

王子們就說：“再會！”他們行到無論何處，他們就詢問“孔雀之王在那裏呢？”他們時常得到同樣的應答：“我們不知道。”

他們越旅行越遠了，無人曾經旅行這樣遠。後來他們行到一個甲蟲國。他們一到能藉翅翼營營聲裏自己得被聽見，就詢問一個似乎最聰明的甲虫道：“孔雀之王在那裏？”

“他的國是離你的千千萬里。”甲虫回答：“你已

是行那最長的路途了。”

“你何以知之？”國王問。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的一切，”甲蟲回答：“每年我們費了三個月工夫在你們的花園裏。”

當兄弟們聽了這個，他們就不渴慕去聽他說及那正路了。不久他們到了那孔雀之國了。

那實在是一個孔雀之國。各地都是孔雀——牠們攏總的擁擠在樹杈上——牠們幾乎要把田畝都遮蔽了——牠們叫做音樂的那可怕的怪聲，能使一個龔者做個幸福者。

國王對他的兄弟說：“如果那孔雀之王自己也是一隻孔雀，我們的姊妹怎好去嫁牠呢？我們就要懇於應允了。”

王子也煩惱說：“那斷然是一最不可思議的怪想。牠如何會猜到世上有這樣的一個活物呢？”

但當他們到那個城時，他們就發見了那個城是

充滿着男女了。他們的裝飾全都是孔雀的毛羽。當他們看見一個戴着冠冕爲珍奇的銀色的孔雀柔毛製的美少年的時候，議論及國王的惶慮就全都終止了。他乘着一輛十二隻孔雀拉着的車兒，當他一聽見國王和王子時，他就知道他們是陌生人了；此外，他們有一種高貴的人物之氣象。

他停住，做手勢使他們進前，藹然接迎他們，他們在回答他的問時說：

“我們從遠方到這裏來。呈獻這物，”他們說時，他們就呈上他們的露色特的肖像。

他看了，嚷道：“我不信在這地球上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子！我求你爲我保留此物，因爲我毫不能把牠奉還了。”他用雙手緊握着肖像。

“她是百倍美麗過這肖像呀。”國王說。

“你是在挪揄我，因爲那是不可能的，”孔雀之王斷言道。

“王呀！”王子說：“這是我的兄弟，他是一個國王如你一樣。我是個王子，你執着的肖像，是我們的姊妹的肖像，是公主露色特。我們來請問你要娶她否？她的美麗如同她的良善。我們要餽贈她豐厚的粧奩。”

“是，的確，我歡喜要娶她，我要親密的愛她；但若是她沒有同這像一樣美麗，我就要把你處死，你們必須逗留在監裏直待到公主到來。”

露色特的兄弟們都贊同這種主張，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姊妹美麗是遠過任何圖像所能描摹她。

他們在監的時候，孔雀之王尊貴的款待他們，每天走去訪候他們。

自然他們直接的寫信給露色特，吩咐他勿耽擱，趕緊起程，因為孔雀之王在等候她。自然旅行不由陸路而由水路，因為水路是較短的程度。

當露色特接到信時，她唸了二十遍，在她能相信

之先。她即速就預備起來了。她分給她的一切所有於她的朋友，委託她的親愛的孔雀於一個愛悅禽鳥，并曉明如何飼鳥的老宮女。

末了，喚召了國中一位最賢的人，她就令他爲長官，對她說：

“切勿花費銀幣。節儉儲財直等到國王回家來。”

隨身帶了一斗碎金，和外衣够足穿用十年，每日四次的更換；抱那小青狗弗綠笛龍在她的手臂，她就起程。她的乳媽和乳媽的女兒一同伴她去。她歌笑過日。生命統統是光明和幸福了。

一日，乳媽詢問船夫說：

“我們近了嗎？我們近了孔雀之國了嗎？”

“還未，還未！”他回答。

別一次她又問：“我們近了嗎？我們近了嗎？”

“快了！快了！”

她再問：“我們近了嗎？我們近了嗎？”

“是！是！”

當她聽了，她就坐下在他旁邊說：“他盼望永久富裕嗎？”

“我的確在盼望着。”船夫回答。

“那是容易辦到的，”乳媽說：“當公主熟睡時，你幫助我拋她落水；我的女兒就可穿她華麗的衣服，嫁孔雀之王，你就可得到一生享用不盡的酬金了。”

船夫驚訝說，他不忍去溺死這般佳美可愛的公主；但後來他就應許了。那夜，當露色特和她的縮捲在她腳下的弗綠笛龍睡着的時候，船夫和乳媽捲起那到褥和一切的遮蓋物，拋擲落水去。

當被褥落浮在水流時，她還未醒，但是弗綠笛龍開始吠了，乳媽聽見了。

“是那可怕的小青狗呀！”她說：“我們已經近岸了嗎？讓我們快上岸吧。”

她不會錯誤，那實在是是在孔雀之國裏了。國王已

經命了一長行四輪馬車來迎露色特了，但是當待役們看見那可笑的公主步出了船時，他們站着不動；他們只是凝視着。

“你們有什麼原因？”她嚷道：“你們是來這樣迎接我嗎？我要把你們都絞死呀。”

當她說時。他們愈更凝視，互相耳語：

“她的暴戾如同她的醜陋呀！那不能償國王不遠千里以求她的心了。”

當這隊人行動向前時，樹上擁滿了在等候着看牠們的新王后的孔雀。

“她是公主中最美麗的，正如孔雀禽鳥中最美麗的呵！”牠們說。

但當牠們看見那乳媽的女兒時，牠們都高聲喊噪了，意思是說：“噫！噫！她怎那樣的醜陋呵！”

“殺了那些卑賤的孔雀！我知道牠們是在海辱我呵！”那假公主叫道，當時那狡猾的船夫對乳媽耳語

道：

“你的女兒應生稍美麗些哩。”

“她如她的肖像一樣美麗嗎？”國王問，當他聽見露色特到來的時候。他急速就去會她。但當他看見乳媽的女兒時，他幾手即時就死去了。他狂怒；他揪斷他的髮，他全忘了他的尊嚴了，號叫道：

“那兩個棍徒已欺騙了我來娶這個拂拂了。把她和屬她的人等都擲下地牢去呀。”

此時露色特的兄弟們相謂道，“這就是我們的姊妹到來的時候了。”並無警告，他們就被拿了，擲下在一個水半滿的小穴。他們驚愕，憤怒的站着無語，當時那孔雀之王就如一隻暴虎的突然走進入來。

“你們兩個可惡的騙子，”他號叫：“假做一個是國王和一個王子，想要誘我入陷阱，但你們一無所得了，因為已備了一條繩子結着來絞死你們了。”

“孔雀之王呀，”露色特的兄弟大怒說：“你最好

仔細你言語。我也是同你一樣的爲王，是一個比你更大的國之王；我要你明白這事並非任何繩子可以解決的呵。”

孔雀之王打發了囚犯仍歸原所，自己鎮靜的思維，他們究竟是什麼人，因此這冗長的談論就終止了。

當這事情發現在宮中時，露色特已經醒了，發覺自己 and 弗綠笛籠擱在被褥上浮着。

“那是孔雀之王所爲呀，”她說：“她悔恨已經應許我了，他派人來溺死我哩。”她這樣苦慘的哭泣，那飛過頭上的白鶴也爲她傷悲。

她腹飢了，弗綠笛籠餓半死了。他便十分近岸了，那被褥蕩動如一小艇。

‘吠，弗綠笛籠，吠勿歇，’露色特說，因爲她想，或許有人能聽見。

臨近水處有一個窮老人獨居在一小木屋。他聽

見弗綠笛龍的吠聲，心想那是族居在此經過，他就去開門，請他進來休歇。露色特一見他，就展開她的手臂，叫道：

“好老瘦，救我，否則我要溺死了。”

卽速的拉襪褲近陸地，叫露色特進入小木屋裏。他卽刻就燒火，并給她以他的亡妻之最佳的衣服，當她穿上時，她看來就是個最可愛的美貌的農女。弗綠笛龍圍繞着她跳舞好像也這樣想。

老叟明白露色特是一位偉大的貴婦人，因為她的褲是緞的，那遮蓋物是纖細如蛛絲的麻線的。他請她告訴他以她的事跡，她一面哭泣一面敘述。

“我要怎樣辦呢？”當老叟聽完了就問道：“你是吃慣了珍羞美味的，我只有黑麵包和蘿蔔而已，若是我去見孔雀之王，并告知他你已來了，若是他要來見你，我知他一定就要娶你了。”

“不，”露色特說：“也要殺我哩，但是如若你給我

一個藍子，我的狗就要爲我們帶些物來食了。”

老叟尋了一藍子，公主繫藍子在弗綠笛龍的頸上，附牠的耳低語：

“去，我的可愛的小青狗，到這城裏最好的釜鍋裏，把裏面所有的什麼都爲我帶來。”

既是沒有釜鍋比國王的釜鍋更好的，弗綠笛龍就跑入國王的御廚，揭開御釜的蓋，安然把裏面的東西放置在牠的藍裏，就快跑回小木屋了。

露色特輕拍牠的頭，附牠的耳低語：

“去，我的可愛的小青狗，到那最好的伙食屋去，把那里所有的都給我帶來。”

在幾分鐘內，弗綠笛龍就帶來各式水菓，密餞，乳皮和瓶美酒了。牠是滿載不能帶了。

露色特喫喝少許就飽飫了，因爲她是公主的細弱的胃口；弗綠笛龍也是常細巧食的，但是那老叟倒飽嘗了他生平所未會飽嘗的了。

當孔雀之王召喚點心時，廚房和伙食房都找不到食品了。廚夫們幾乎顛狂了，國王大怒，宣言他們必須伺候常備最美的大餐在宮中呀。

當日暮時，露色特輕拍弗綠笛龍，附牠的耳低語：

“去，我的小青狗，到城中最好的廚房去帶給我一些佳的烤物來。”

弗綠笛龍聽命，既是沒有廚房好過國王的御廚了，當廚夫們轉了背時，牠就溜入去，從炙弗上把烤物拿了。這樣的烤物，使那老叟見了覺得飢餓了。

露色特輕拍弗綠笛龍，附牠的耳低語：

“去，我的可愛的小青狗，到那最好的伙食房去，給我帶那“尾食品”來。”僅幾分鐘，牠已帶了“梅布丁”和“白蘭地醬”回來了。

自然那孔雀之王貪婪的飢餓着，命供伺大餐，但是那裏沒有大餐了。他只得暴躁，饑餓的去睡覺。

明天又發現同樣的事情，國王沒有食品充飢，滿宮騷動了。

後來一個職官把自己隱匿在那御廚之一隅以覘察。當他看見一小青狗走入來，揭開御釜，把裏面所有的都帶去的時候，他真要不信他的眼睛是不看錯了。他跟着，看那狗進入那里，即速回來告知孔雀之王，說他的御餐的去向。

“把那里的人都捕拿，”國王咆吼：“我要此時絞死那兩個棍徒，絞死這些強盜——那狗和一切。我希望我再有多一百人來絞死呀！”

孔雀之王賦性良善，但他是餓壞了。當那一位嚴正的老叟和那個年青農女被一個職官帶入來時，國王連看一下都不看，喜的是那里已經備着一根繩索了，那繩索愈速的緊圍着他們的頸，他就愈覺爽快。但是當那老叟告訴他帶來了一位公主，她說孔雀之王已經應許娶她，但倒不殘言，他命了人去溺死

她。國王一看見那年青農女。就明白她是何人了。他躍起，向她說：

“你是百倍美麗過你的肖像呀。你就要做我的王后了，我要時常愛你。”

但是露色特冷然應道：“你爲什麼盼望去殺死我呢？”

“我寧願殺我自己，”孔雀之王回答，“但事情有些不對哩。”他喚召那乳媽，和她的女兒及那船夫來。當他們一看見露色特時，三人統統跪下，懺悔他們之所爲了。

露色特微笑向孔雀之王說道：“我的兄弟在那里呢？”

國王就親自去請他們來。露色特投入他們的懷裏。當他們聽了一切真情之後，孔雀之王就道了一千句求寬恕之言。那個比其他的兄弟更善詞令，常爲兩方調說的王子就說道：

“我們毫不敢責備你們，因為那事情定然是發生如同我們和你們所想的一樣壞呀。所以我們就不想念甚麼已往的了，因為我們將愛你有如你愛我們的姊妹一樣長久。

露色特賦着愛的天性，不會生出什麼惡意，對於任何人了。不久，她就赦免了乳媽和她的女兒及那船夫，并把碎金裝滿了他們的衣袋，令他們回家。但是那老叟和弗綠笛龍都住在宮裏。他們每日供伺大餐四頓。

孔雀之王后露色特歡樂的過活一世，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孔雀們也都親愛着他們。

薔薇香夢

吳其敏

——此詩謹獻給我的影玲——

別影玲

剪不斷地，剪不斷地，這簾纖的雨絲！
篩，篩，篩在這淡霧遠濛的北風裏。
枯澀昏花地，我枯澀昏花地摧衾起徘徊，
塞外的鳴鷄，一聲聲喚起我心頭的離恨別意！

熱摯熱摯地，我該怎樣厚謝你熱摯的心兒？
你從風雨飄瀟的深院中折了玫瑰一枝。
折了芬芳的玫瑰一枝插在我的行裝上，

輕輕地微笑，告訴我這是你唯一的餞禮！

我走了，當我帶着清癯的影子走了時，
只你緊結的雙眉便可給我領會你心頭的微意。
可不是嗎？你在詰責，這麼的詰責着我：
“這般的風雨，你呵，你還不想展緩着行期！”

“別要惆悵吧，就是明月亦沒有萬古長圓！”
我走後，我走後懊悔不該沒有率直的告你。
我祇無言地把你的弱手握在我的掌心，
呀！你柔荑的纖手，怎地儘是冷冰冰地？

如今，如今讓我再給你下一個深切的預期；
願你好些珍重着，莫再虛擲着你驕傲的芳年！
雖然你的眼眶黑了，頰上又褪却了如夢的紅雲；
但是我，我相信你的青春還沒有些微的飛逝！

如今，讓我把熱烈的芳醇高高的舉起，
接受吧，接受吧，連同那深長的杯中意。
你醅醅酊酊地把我送出了靜穆的長街，
臨別贈言，除開“珍重”一聲，我再聽不出甚麼。

凄然的一瞥，呵！這永不忘懷的一瞥！
剎那間，剎那間暗示給我許多酸辛的况味。
我，我懦弱地從汝眼簾中消逝去了，
暮雨朝雲，請把離人難堪的苦况細心憶起！

呵！清淚一泓；呵！車窗外的點點滴滴！
遙山近樹，襯着，襯着一褶灰黑的雲衣。
篩，篩，篩在淡霧迷濛的北風裏，
剪不斷地，剪不斷地，這簾纖的雨絲！

十六，十二，二七于汕頭。

琴 聲

我每天每天地總要走近了我的窗前，
遙望着一角纖巧的小樓隱在芙蓉林裏。
我每天每天地總要走近了我的窗前，
默着一縷琴音不時從宇宙之靈中飛逝。

我嘗聽那跳舞在池塘上滂沱的急雨，
我嘗聽那傾瀉在江河裏悲壯的狂潮。
哦，滂沱的急雨，哦，悲壯的狂潮，
從來的韻律便和你的琴音沒有兩樣！

我晨昏只是一個人，但願只是一個人——
殘踏着那滿徑地滿徑地死葉枯枝，
輕輕地從芙蓉林下走過，又來到你樓前，
發出我滿懷的牢騷，跟着的琴聲混在一起！

我狂歌，我當哭地當哭地不住地狂歌！
我的歌聲不願有什麼人爲我唱和；
我祇央求，央求永遠和在你的琴韻之中，
不斷地，不斷地只是繚繞在一塊一塊。

當芙蓉林梢掛着冷月半規的秋宵，
我輾轉在床上，靈魂跟着你的琴聲飄飄渺渺；
任憑你怎樣地彈弄，直到停止了你的歌喉，
我收拾起了我沉醉的心，再事深切的回味！

當芙蓉林裏滿開了桃色的花朵的春朝，
我隔着窗兒，凝神地聽着婉轉的啼鳥。
等那牙琴悠揚地聲音流出你的指端時，
我急從幻境歸來，離開鳥聲那無聊的單調！

我願永遠地永遠地沉醉在你的琴聲中，

我今後決不讓那流光輕容的飛逝。

一分分地。一秒秒地；一秒秒地，一分分地，
你死後，你死後我將爲編成一部可愛的曲兒。

我將把牠朗誦——朗誦在烟雨樓頭，

我將把牠朗誦——朗誦在杜鵑聲裏。

我替你給杜鵑爭榮，替你給雨聲鬥勝；

直到你的歌曲傳留人間永遠的不朽！

(十七，元旦後二日於汕頭)

賣 花 聲

驕陽離別了畫樓躡進濃黑的雲翳裏，

絲絲的細雨舞着吹面不寒的楊柳風。

清脆的賣花聲，逕自這兒走過了。

在春色中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啊？海棠卸却紅妝！

銷沈未久的香夢，尙在你的心境徜徉，

我佇立堂前，喲，從你翠袖裏縹出一縷幽香！
輕輕地，輕輕地，讓我虔誠的接受吧，
哦，姑娘！你的曼髮裏綴着晶瑩的雨珠點點！

你默默地儘在向着心房作搜索的工夫，
從未開過鶯聲給我說出絮語半句。
姑娘！我誠惶誠恐地不敢性急地盼待着，
在你跟前走過，不住地又在你的背而踟躕！

迢迢遙遙地，還是一聲雨聲的賣花聲！
這麼脆婉的音聲呵！只在你身邊我才怕聽。
我本想買了一束薔薇給你做慇懃的禮物，
但剛離開三五步呵，我再也沒有勇氣前行！

你臉紅紅地

你臉紅紅地有姿勢地擦過我的身邊，
一向呀 你一向便是矜持着如是的謹嚴。

在綠荷塘畔我又故意從你面前迎上去了，
姑娘！你怪不好意思地祇把頭兒不自然的一點！

我最喜欣你穿着寬綽地縞素地衣裳，
只是淡淡的裝束呵，我已覺得異常的鮮艷！
巧細的弱腰，裹着楚楚的衫裾裙頭，
我凝視得出神時，你便假裝斜睨着美麗的長天！

你嘗間接地向着我說過你說不出的話兒，
那當兒，是我有生以來最可紀念的一回驚喜！
深夜時，我依次的數盡了洪亮的更籌，
姑娘！爲的是在計劃怎樣地向你露出我的微意！

這慙懣的微意，倘你能够深初的接受，
不曉得呵，不曉得還須費想過幾多春秋？
姑娘！你相信吧，我對你毫無怨言；

我祇有自怨，自艾，自羞，自醜……………

愛 的 吸 引

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
我抱着病軀投宿在冷落的旅地！
青鳥使頻來一紙問病的魚書，
親愛的，我該如何深感你的厚意？

我獨坐在陰森的夜氣中，
這當兒呵，街頭沒人，巷尾也沒人；
只是遠遠一盞孤燈照徹我的命運，
親愛的，你道我怎能不有悲涼的長嘆？

聚首的日時何太匆匆？
如今我已禁錮在冷酷的囚籠！
此後呵，假如此後還有相見的日子，
那末，親愛的！你道該怎樣地怎樣地珍重？！

病苦沒有絲線的減輕，
相思之曲又在我心裏沈吟！
親愛的，你是磁石，我是輕鐵，
儘是不住地不住地親受着你有力的吸引！

不 忍 看

不忍看呵，這蒼白的臉龐！
不忍聽呵，這淒切的淚語！
哦，你是被摒棄的少婦；
哦，你是被蹂躪的少女！

看呀！這紅酒是我熱烈的內心鮮血之表徵，
聽呀！這戀歌奏出我懇摯而和婉的心靈！
接受吧，你被摒棄的少婦被蹂躪的少女呀！
這是我饋你的唯一的禮物，唯一的微情！

我倆是合冶之鐵，哦，我倆是合冶之鐵！

今後呵，我倆而今後不會有片刻的分離。

就是握有生離死別的威權者喇，

何敢遠視我倆凜凜的傲氣！？

被摒棄地，被蹂躪地，我親愛的人兒！

請請吧，請停止你淒切地淒切地淚語。

一瓶紅酒一曲戀歌——接受吧，接受吧！

輕輕地輕輕地把你無力的手兒高高地舉起。

(十六,九,四日于澄海)

生命的閃光

林 煜 焜

當我打開向街的窗扇，探首向外張望的時候，忽然在弄口傳來了幾聲遠亮的鈴聲，接着就見一輛黃包車衝過人羣而來，到我的隔寓何兆蕙的門首停下了。

車裏走出來了一個年事已老的中國儒醫Y先生。他正是在這埠數一數二的醫生。在我這寓所不遠的一間藥材店，正是他的懸壺之所。遠在十餘年前，在人們心目中的Y先生，尚不見得有什麼術同扁鵲，能

似盧醫的稱譽，可是一次福星當實，居然醫好了本埠督辦的如夫人。這麼一來，督辦就大吹大放地和他登報介紹。吠影吠聲之徒，自然交口稱譽，Y先生就在這稱譽聲中，成就了他的名醫的身價。因此，在這埠的人家，富的當然一有疾病，馬上把他拖來；貧的雖是請這華陀似的來診一診，但一到了百醫束手，藥石無效的時候，也必須請他來判一判病者的命運。

這回忽來光顧了何兆蕙的住宅，使我的心，委實發出了一種驚悸的幻想：

“何兆蕙不過是K銀行的一員辦事人員，每月幾十塊錢的收入，不過只能滋潤他一家的衣食而已。這種詳細的來由，我是據他的妻子口中的報告而知道的。她是一個真摯誠實的婦人，也斷不致騙我，不，決不，她決不騙我的，或者他家必有危險的病症發生，所以也免不了要請Y先生來一判病者的命運。這時正當虎列拉盛行的時候，

那就難保他家不是這樣的病魔來光顧呢？”

我想到這裏，身上不禁發出幾個寒噤，繼續想着：

“噯！我的思想或許有幾分的確切了。這幾天來阿鳳不是未嘗來到這裏嗎？她最取喜歡的是聽我講故事，非經她的母親來這邊追喚，她是不輕易地離着我。噯！苟我的想像，不幸言中，那不是使我頓失一個天真浪漫的少女嗎？”

我這時爲想到我的親愛的小朋友，不幸而罹疾病，心潮免不了起伏不定，再想一想下去：

“他們一家幾個人，是一人都不能缺少的；假如失了我的小朋友不消說，她的父母自然是最悲傷哀悼的，即如我也是有無限的痛惜的。失了她的父親，那也不能的。他雖生性冷僻，不多與人談話，處處表出一種討人沒趣的神情，可是他是他們一家的錢庫，假若有些長短，這可憐的寡妻弱女，更誰可依？或許

經濟困難，那時不能再住這樣較宏敞的樓房，遷居他處，那不是間接上使我受了和我的親愛的小朋友——阿鳳——不能一塊兒相處為鄰的損失呢？至於她的母親，也是不可死的，因為我知道，阿鳳之天真浪漫，一半固是出自天性，但大半也因受了她的慈祥 and 靄的母親的提攜，乃克完成的。一旦喪失，豈不是像小鳥失養，安能够繼續地啓發其天真的寶庫。那時候或許轉變為一個頑固不靈的小孩，豈不是可惜！”

在這一剎那間，我的思潮忽而澎湃，忽而低降，確是自我居住此地以來所未經過的，我終於由恐怖而生幻想，由幻想而生希望，現在更由希望而竟急於要知道他們的究竟。所以我就開了門，鵠立在門限上，意思是欲待他家的人出來時，可以探詢其究竟。可是這時太陽已經收了他的猛烈的光芒，向地平綫下滾下去；回巢的鴉鵲們，也在遠的的樹上爭相歸宿去。我終於目送斷雲西馳，皎月東昇，失望地回歸樓

上的書室。

今天早晨，我纔在殮室裏吃完早膳，就聽見他家的門子響了，火速跑出去時，恰遇着他家的老媽子出來傾倒垃圾我馬上向她問道。

“媽媽，你主人家昨晚請了Y先生，有什麼嚴重的病症沒有？”

“有的，先生！Y先生是來診鳳兒的。”

我突聽了她這樣回答，霹靂一聲似，真使我忐忑不止，鳳兒何至於請Y先生，那一定是嚴重的病症沒疑，面上不自己地起了一段失望的神色，幸不一剎那，強自收斂，終不致為媽子所窺見。我繼續問道：

“鳳兒今晨病體如何？”

“她當着太醫到我家的時候，尚有孱弱的呼吸，但太醫倒高明不過，他診斷之後，說這正是目下流行的虎列拉急症，此時已無能為力，不願開方走了。當

着他走後不上兩鐘頭，她終於由孱弱的呼吸，咳的一聲，與世長辭了……”

她說到這裏，心頭也似蓄有無限的酸素，額上起了幾條縐痕，眼眶裏確飽含着一眶蒸溜水似的熱淚。繼着說：

“這孩子倒也可憐，前幾天還是一個活潑的小孩，誰又能夢想到昨宵就做一個可憐的弱鬼呢！”

我這時觸電似，呆若木雞，竟不能回答一言，她就在這剎那的況寂中，跑回家去，接着一陣閉門的聲音，把我在似夢非夢的境界中驚起。

重新想起來，我和鳳兒相認識，於今已有二年多了。當我初次來這埠的時候，本地無親戚可以寄託，住旅館又不合算，所以打算租一間樓房，以便寄足。我行到這屋門前的時候，一塊長方形的紅色道林紙，清楚楚地寫着“此屋出租”的四個寸字，下邊還寫有

接洽的地方，我就照着寫明的地址去詢問價錢，適當她正在屋主人住的那門前，當我踏上階砌時，她已八九分知道我的來意，她端詳我一下，在她的兩片蘋果似的圓潤可愛的臉上發出了浪漫的微笑對我道：

“先生，要租屋嗎？”

“是，你知道這屋的主人嗎？”我回答她的問，同時給着一樣的厚意回她。

“我知得，隨我來，我可以代你通報。”她答着，引我到屋主人的客室去。

會了主人以後，自然是議價，最後也就決定租這房子，并約定搬進的日子，諸事完訖，我也辭別出門。她在門口不斷地探首內望，我才出門的時候，她拉着我的外套笑嘻嘻地對我說：

“先生，這裏的房子很好，且又和我的相連着，將來你若搬來的時候，我能够來和你時常一塊兒玩耍的。”她左手指着和我所租定的屋相隔的一座，對我

說，這是她的住居。

我這時雖是和她初次會面，不能十分地斷定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但就她那種溫柔的聲音，豐潤的面龐以及無猜的表情，怎能不使脫離童年未久的我，愛慕和歡喜呢？

一星期後，我實行搬到新租的屋來了。這晚我正忙於整理物件，她笑嘻嘻地走來，我不免稍停我的工作，握着她的手道：

“小朋友，你入學校讀書未？”

“有，我的學校離這裏不遠，叫愛才小學。”

“那時入學？”

“就在今年年頭。”

她因為我初來之故，也不十分地逗留，不到一刻，也就跑了。我也因部署未竣，也沒挽留她，初次的見面，不外如此。

自此以後，她每日散學歸來，或在晚上，時常跑

到我這裏來，有時散學的時候，不先跑回家裏去，總是來我這裏，那自然就是因為我有多量的故事可以講給她聽。我的故事的取材自然是以安徒生，愛羅先珂之類為最合式的。但她的記憶力又是非常之強，有重講着先前嘗經講過的故事，她馬上就發覺出來，並且這樣說：

“這故事我聽過了。”

我也就另外擇零些名人的童話，或是自己杜撰的和她講，她才滿意似的跑了。

她的記憶力強，所聽得的故事，也特別地明白。她有多量故事的儲蓄，漸漸地也就為她的同伴所發覺了。她有時在外邊遊玩，同伴們圍成半圓形，要求她講故事，她也非常之願意的講給他們聽。所講的，自然就是我先期講給她聽的。

她有這麼多量的故事，自然為同伴所仰慕着；但她的故事，有牠的來源，不久來源就給他們尋得了。

因此，當我每次在門口散步的時候，他們就像圍她那樣的圍着我，我是富有童心的，自然也就“有求必應”的，也就蹲在門前的石階上，把牠權當講臺，大講特講地講起來。他們聽得眉飛色舞，快樂非常了，可是在他們眉飛色舞的當兒，阿鳳却有點怨色，待到她下次來我這裏的時候，她必這樣地怨我道：

“你何必講給他們聽呢？”

一種色水(註一)的心思，越使我更感覺得孩子的心的可愛。

唉，往事已矣，我夢想也不到一坯之土，竟是一個天真浪漫的小孩的歸宿！

(註一)色水卽是好體面之意。

一六，一，八於澄海。

寫在桃色的箋上

紀 星 原

褪了色的青春

昔已如古井不波般的心情了，
誰在這深夜裏緊叩着我的心扉？
姑娘，是你纖纖的隻手嗎？
我從灰色寒冷的窗隙窺你，
你蓬鬆的鬢上插着一朵薔薇。

褪了色的青春別再容它過去！
我夢般聽到這樣嬌滴的聲音。

姑娘，這是你在告訴我嗎？
我顫動着，忐忑着把心扉開了；
進來，姑娘！——我獻出我的心。

你終於呆站住，雙眼釘住我的兩頰，
猶豫着不果決踏進我的心扉來。

姑娘，你怪我太唐突嗎？
還是表示你處女應有的羞怯？
你細聽着，我的心跳得多麼的厲害！

夜蟲在週遭唧唧着嘲笑我，
星星在天上伴着明月私語。
姑娘，既來了爲甚麼不進？
我有點兒不信，難道真的是
踏着月光來又要踏着月光去。
哦，我記起了，在燕歸來的時節，

春風沈醉的深夜，有人把我的心扉頻敲。

姑娘，那人兒是你麼？

我那時節正悲戀着過去的殘夢，

難言之痛，屏絕你佇立痛宵。

難怪你今朝如此情景，

我何能叫你不起疑雲，

姑娘，是否把你的心猜中？

抑或如今這蓬蓬的面首，

灰黑的面幕，嚇悸了你的心？

你依舊雙眼呆釘住我，兩足如前不動，

我的心，到如今差不多又要冷却了呵！

姑娘，我的心假如一朝冷却，

心扉又將從此開始緊閉——

過我孤獨的生活，唱我無和之歌。

——十六，八，十四。

秋 深 了

秋深了，塘中的蓮葉已枯殘得不堪，
一輪半規的明月，夜來依舊在窺人。
橋上充滿着寂寞，淒涼的秋意，
除開了落葉，鳥聲，蟲鳴，一切寂然無聞。
幾年來我失去那徨徬無主的心，
如今已找到，且找到安葬此心的墓台。
再任它灘畔樓頭，春雨秋風，花朝月夕，
也終不能引起我過去的創痕，悲哀。

我斜倚橋闌仰望，夜雁嘹亮一聲，
我的心飄飄，飄飄，飄到了鮎江之邊。
鮎江之邊，是我葬心的墓台之所在，
姑娘，替我埋葬此心，讓它永遠安眠！

——十六,十,十五。

幾 月 來

幾月來,我寄跡在這玉帶河之東,
龍潭古刹,夜夜鐘鼓到枕畔,
離開了家鄉,遠隔着朋好,
我的心,有如這秋風裏的轉蓬。

一剎那間,片刻向西,片刻又轉南,
此心默背紅燈,不能入夢。
縱有時心緒平靜,矇然睡去,
遊魂也不定,忽在母邊,又在歡前。
斷續的膩語,間着斷續的叮嚀,
醒來,依稀,間着遠處幾聲吠犬。
隱約,隱約,風聲過處,似有人在呼我,
我擁衾起坐,側着耳兒細聽。

細聽時，一切又歸靜寂，無聞，
除去了風聲，有如老僧在入定。
呵，桌上的紅燈將殘了，週遭越更淒涼，
我依故躺下，吻着手，獨自溫存。

——十六，十，十六。

我 在 這 里

窗外的風聲在窗，落葉在飄，
今晚又是呆坐燈前，感到單調。
姊姊，你一個人也感到悽寂麼？
我在這裡，獨自捱過這漫漫的秋宵。

不知怎樣，我魂常夢不到你睡覺的樓頭，
從黃昏起，不定飄盪到白晝。
姊姊，你夢魂夜來投寄何處？

也怎不飛入我夢中，慰却我心的憂愁？
或許吧，兩地夢魂也感到同一的無依，
聽窗外的風聲，落葉，我悽然欲泣。
姊姊，這時一個人在計算些什麼？
我在這裡，獨自計算我到你處去的行期。

——十六，十，二二。

現 在

現在我已完全失却了我的自由，
在夢醒來時，在吹滅燈了之後，
我魂只是飄蕩着在你的身旁，在你的樓頭！
姊姊，現在你還疑心我麼？
疑心這除了你之外我便是孤零的人，不真愛你？

現在我已完全失却了我的自由，
你看，‘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容顏究爲誰顛賴，枕上一掬清淚爲誰淹流！

姊姊，現在你還疑心我麼？

疑心這除了你之外我便是孤零的人，不真愛你？

現在我已完全失却了我的自由，

我整個的心，完全是屬於你之所有？

我失去你時，無心的病軀定會腐朽

姊姊，現在你還疑心我麼？

疑心這除了你之外我便是孤零的人，不真愛你？

現在我已完全失却了我的自由，

我一口氣想飲盡你獻來的一杯綠酒；

可是你現在又疑心我，叫我怎樣消受！

姊姊，你現在還疑心我麼？

疑心這除了你之外我便是孤零的人，不真愛你

——十七，一，十七。

跳 海

林 影

1

境三先生偉鑒；令叔來電，並匯大洋叁百元；君如要用，可來汕取去。此告，順請：近安。

汕頭C B啓

他喜得什麼似的，連信拿下樓來，唸給他祖母聽。接着說道：

“祖母！叔父既匯銀來，我明天便要北上升學。”

“三！讀到中學要畢業，却被人驅逐，你還想要升學？大學有什麼用處？現在的官不可做，從生意免用

高深的學問。”

他的母親聽着兒子談起讀書的事情，忙捲起簾子，急急地從房裏跑出來。說道：“別去哪！祖母年近八十，阿弟又細，銀拿來娶親更好。在家裏住多幾時，家裏也會熱鬧些。”

他母親的話，無端勾引他傷心起來。他憤憤說道：“噯！我現在那有心娶親！我也不管畢業不畢業，我既說要升學便升學。”他抑不住心中的悲酸，說完話，走上樓去，倒在窻前一把籐椅嘆息着，又暗哭起來。

這也很奇怪的事，第二天他母親煮了幾樣新菜，境三同他祖母，母親及及其家人和他的友人名芳暢暢快快地吃過一頓離別的早膳。吃畢，他祖母給他一個小紅紙包，說道：“你既要讀書，也不能阻止你，這香煙是在窻前請求的，你藏下衫袋裏可以保佑一路平安。”境三這時要收他又是個不信神權的人，不收

又恐怕他祖母生氣；所以不得已勉強接下。他的母親又向他道：“北京氣候極寒，這幾件大褂棉衣帶去吧。”他收下在籃裏暗喜的想着：“昨天說得淚下涕流，今天則再三愛顧，”老人愛細孫，慈母惜遊子；”實在俗話說得不錯！太陽好像推人別離一般，霎時已升上半天，境三命一個鄉人挑了行李，向他祖母，母親辭行，於是乘船到汕頭去了，

2

火船快要開了。他最注意的就是向蕙英辭行和買東西贈她紀念。想了多時終沒有什麼辦法，信步的跑到鮑江照相館去，照了三張小影，要一天半日完工，館主聽他說得很懇切，也就答應他。但這不够他心意，又到文明商務書局買了一本日記，裏面題了幾首新詩，預備送給蕙英紀念。

初秋天氣，不寒不熱，溫度適中，清風宜人，他同名芳喝酒歸來，神怡心快揚揚有得，望着前面一座小

樓，樓下一個女婢洗衣胸頭起了一跳，“莫不是像歸鄉的阿香頭麼？若將對M君一樣待我，怎麼了得？”他頓時停着脚步，呆想着；“問呢還是不問？——呵！不！世上的阿香頭那有這麼多！我如果不能和他會面，教我怎放得開心！”他決定主意要去問她，叫名芳避開去。他走近她身邊問道：“蕙英有沒有在家？”她點一點頭，跑上樓去。他就在下面等着消息。

“要怎麼？”蕙英在樓窗口發悶。呵！這一語彷彿一枝利箭射入他的心窩，馬上神失口啞，過片時才開口道：“明天有船，我或者要北上………………”

蕙英沒有回答，便入房裏去了。哦，他呆了，走一步，回一回頭，有什麼不盡似的。想道：“我的相片和日記都帶在身上，沒有送她，還不要緊；不過在這最末的一別，有很多很多的話，要告訴她，那可放過？”這時走也不遠，踉蹌歸來，看着一位烏絲髮的少女，臉兒嫩白要滴，如蓓蕾一般的可愛；原來是蕙英的妹

子。他忙招手叫道：“蕙妹，我有話，請你姊出來。”她答：“我姊不肯。”說着便入門內去了。境三尙站在路旁，手拿一部薔薇之路在看着，其實何嘗會知書中說些什麼？一點鐘過了，一點鐘又過了，到了黃昏時候，還不見蕙英的人影，名芳從別的路走來，叫道：“三呀！你還要等什麼？快回C店吧！”

“芳！田漢的日記有漱渝做序，黃俊則有靜涵。咳！我呢；……”他說時淚不覺的墜下街上。

“你如能够升大學，那怕……”

“不過……”

“她有變心，你那……”

“但是我……”

他們二人在街上談這斷碎言語，不久已到C店了。

境三到了C店頭暈話亂，船中用品，一件還沒有買過，倒是名芳替他辦些食物，藥品，以備船裏之用。

隔天是舊曆七月初六日，太陽潛匿，清明的天氣，變爲慘淡之容，蔚藍的碧空，成爲昏灰之色；舉山默默，鮑江茫茫；風淒淒，雨霏霏；鳥無語，人聲雜；名芳伴他下船，一切穩當之後，便別去了。境三瞧着一旁有位女子跟着一個男子，依依不捨，自己覺得倍加悽楚難堪。手舉起草帽，下淚高聲的喊道：“時時寄信給我吧！名芳，此一別，不知你存我活！”鐵錨起時，無情使人腸斷的汽笛，已鳴了三聲，境三還是站着，模糊不明的汕頭。如有話來嘗說，事有未盡做似的。

3

三，別！別！別！別！我不能配你了！你只望玫瑰吧！嚇得同艙的人，眼光都射在他的身上；境三給他們的驚訝聲震醒，起身說道：“諸君我是在做夢，相恕些！”搭客亦沒有留意，依然睡覺。他暗想了一回，纔明白上頭的話，是蕙英在宋女士家裏對他說的。

軋軋的機器聲響着，呼呼的睡覺聲鼾着，他越聽

越難受，在身上抽出日記並小影出來，撕得粉碎，丟出窗外，給海浪吞去。噢，蕙英怎麼這樣待我？噢，我怎麼也不能捨念她？噢，玫英你在何處？噢，我的罪惡，何其深重，使她們同我一樣的受苦？……………”

4

天亮了。風刮得很利害，火船搖盪，搭客都匿在艙裏，吐哭聲，幾乎把他的耳膜衝破，雜臭味，幾乎把他的鼻孔薰壞；他跑出艙門，瞧着船面，沒有個人，神氣稍覺清爽，登上船尾高層，抬頭回望：浪花向山邊亂拋，白雲在空中馳騁；海鷗飛鳴，魚舟起伏；他想：“假如有個愛人同居山中，自耕自吃，自織自衣，空時放舟海上，樂不知怎樣了？”風越刮越大，船越搖越不定，他站不住了，他臉上變了一陣青一陣白，“呀！可不是船也被我害得遇風嗎？”他嘴唇微動，將言又復止，滴下了兩顆熱淚，手向天一舉，下了鐵梯，一直跑到船首去了。

船擋不過颶風，水手下了鐵錨，停泊在山峽裏。許多沒有見天的搭客，散步船面，吸吸新鮮空氣，看着海外風景，聽着水聲撲的一響，一齊跑到船首去，原來是一個青年男子在水渦中旋轉着，一位會說ABC D的老人家，報知狸眼睛般的司舵洋人，急命水手放下小艇救起。

時間不長，不至溺死，也不致受傷，那位老人家扶他進艙裏換了一套衣服。問道：

“台甫？”

“三境。”

“府上……”

“C城。”

“要往那兒？”

“往北京求學。”

“既要讀書，爲什麼又要尋短見？”

“……”他低頭不語。

“不怕，有話說吧。”

“咳！我的罪惡深重，連船也被我害得遇風，大家受苦，自問己心，實在不安，故甯可犧牲我個人，望船早一日到上海，大家快樂些。”

“刮風是天意與你何干？”

“……………”他只是默然。

“哦！不是，你必有些痛苦，或受人家冤枉，請你別客氣，有話只管說給我吧！”

“我春初到學校……………”

“那個學校？”

“J校。”

“到學校怎麼？快說下去！”

“咳！傷心事，說也不了！”

“或者我能替你排解。”

“咳！我到學校去讀書——是插班本期畢業的。我性喜歡研究文學……………”

“研究文學很好!”

“研究文學，所以每在報上發表詩文；可是同學都嫉忌我。教員們看我的作品，說什麼有礙風化，有傷學校名譽……”

“這就奇怪了！還有什麼事？”他的話未說完，他便插口說。

“老伯，我們是男女同學，平時沒有談話的權利。其中有一個女生名叫蕙英，因我到母校探訪師友。途上遇着她和她的友人莉英玫瑰等二人，因此得和他們相識，以後我們藉通信以談話，感情日濃。但是，沒有幾個多月的光陰，那妒忌我的幾個同學們，知道我結識女生，便貼字說我和蕙英有私，並和她們通淫書，種種謠言……”

“貼字的人有寫真姓名沒有？”他話還未完，老人又問。

“沒有。”

“咳這可見虛偽了！其行爲怎麼卑鄙至此！”

“老伯，請你別問吧！謠言既生，做校務長者，竟不問事實，不窮是非，迫我托病歸家，作無形的革退！咳！我便因此離校；可惜莉英也因此致被他的未婚夫懷疑，我不知她丈夫是什麼樣人物，恐誤聽謠言，致生離婚的慘劇，故宿於旅店，請她到來詢問其中情形，叫她寄信向她丈夫解釋。玫英也是本期畢業的。住兩天後，我已歸家，我友名芳到我家報告，說她們三人不能畢業，因學校聞知莉英玫英到旅店和我談話，故把她們斥革！……咳！老伯呵！不單我們四人不能……畢……畢……業……就她們姊姊弟弟一共七……七人……都受……影響！”

老人家聽着流了一陣冷汗，頭髮直豎，用衫袖揩他的眼淚。再問道：

“這個學校誰人辦的？做校務長的是誰？”

“這個學校，是法國人辦的；做校務長的人人叫

做叫做目的先生。”

“這位法國人，來幹什麼？”

“他來招人家信天主教的，一切校務都執在目的的手。”

“哼！這種教我不敢信，這個學校我也不敢命子弟去唸書。但那校務長爲什麼人家要叫做目的先生？”

“因爲他一味要金錢，不論什麼都任那個法國人指使。”

“你們離學校後，有什麼問題發生沒生？”

“咳！老伯，談到我們來，益傷心痛骨了！我與蕙英想既被人家冤枉，遂索性訂下婚約……”

“這時訂婚極好，別給那禽獸一般看壞！”

“咳！我倆訂下婚約，不上兩星期，蕙英的父親就來信說宗教不同，門風各殊，叫我重行擇配；而我寄她的信，又被她母家沉去，我完全不知道，寫信辱罵她，這實在是我的不是。哦！後來我們在朱女士家裏

會面，才得了解！呵！老伯呵！蕙英是純實的女子，聽父母之命，談話間，她看女婢來催回家去，忽對我說道：“三，別！別！別！不能配你了！你只望玫英吧！”自此之後，沒有通信，消息絕斷；這次下船之前，我到她家辭行，想談幾句緊要的話；不意她竟不理我哩！”

“哼！現在玫英呢？”

“噢，老伯！玫英的愛我，我是刻於心板的！當時我爲着蕙英起見，故拒絕她，後接他一封信，說我不和她結婚，便要自殺，可惜沒有寫明住址，我走過很多地方，尋覓不遇，要探問而無從可探問，要寄信也無從可寄信，登過幾日報，也沒有些兒影響，不知她漂泊何處？存與亡？噢噢！老伯呵！假設玫英因我而……而死，他日我縱會大學畢業，看蕙英和他人……結……結婚……立世……何……用……”

境三說得悽切悲愴，眼睛如桃，淚下似雨，一時人昏，咯的一聲倒下甲板去。那位老人家把紅氈替他

蓋上，自己的眼淚，也像散球一般顆顆滴下。鎖着眉兒思量：“他們所做的事情，沒有一點不對；唉！既要辦男女同學，爲何禁止學生交際？既有事情發生，爲何不究其因果與是非？咳，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婚姻自由，爲何蕙英的父母不明白？哦！境三，你的命運何其不幸這樣，你爲她們的心何其辛苦至此？”他轉眼瞧着境三已睡，嘆了幾聲便走。

5

風息，船拔錨開行。他蠕蠕着柔腰，伸伸着懶腳，擦擦着倦眼，聽着機輪聲，艙外談話聲，吃了一驚。“我沒有跳海嗎？爲何在這兒呢？”他在自問。看着一旁透濕衣服，才知被救得生。他嘴裏半吞半吐的說道：“慈愛的母親呵！你的孩子得救了！別聽謠言吧！和順的祖母呵！你的孫兒復生了！別掛念吧！”

他自殺的原因，在房艙只向那位老家人說過，餘的全不知道；因此致全船搭客議論紛紛：有的說是被

經濟壓迫而至自殺，有的說是被家庭拘束而至自殺，有的說是被愛人所棄而自殺，有……各就其心，莫衷一是。到了午膳，同桌吃飯的人們，個個的眼光都射到他的身子上去，他羞極了！吃也不吃飽，捨了碗子，跑入房艙裏去，長吁短嘆的想着：“咳！既不能死，若是這事傳播到家鄉或外方去，更了不得！”

十一日，天氣黎明，赤色海水，令人喜悅，兩岸樹林，使人仰慕。房屋巍峨，空氣清新，不論誰都要出來一看，船遲遲駛入港內，小舟齊來，人們都爭先上船。境三很愛看風景，但久聞上海多騙子和扒手，因此看一回，走入艙裏守行旅。噯喲，等了好久還沒有旅店夥計，後來搭客纔下兩艘大船，但行李太重了，又不能進行。他愈待愈討厭，愈怕上人家的當。過有三個鐘頭，有一隻汽船把兩艘大船牽到碼頭去。晚上他便在廣泰來旅館住下。

一天，太陽還在睡覺，眼睛緊閉，光線未放他己

經到黃浦灘去。煙霧滿佈，遊人希少；晨風微吹，林葉擺動，踽踽獨行，很覺悽惻。驀然，一輛汽車走過，後面閃出一位身穿青衣，圍烏裙的剪髮女子來，他喜形於色，用百碼賽跑的速率趕上前去。一邊想着：“玫英還在世上嗎？爲着我嗎？來找我嗎？呵，真愛我極了！”走時快，忽到女子的身邊，認是不對，急得淚下，本來他不會睡覺，故早出門，一半爲着肚子叫餓，想喝些咖啡以止腹中的咕嚕；可是因爲這事却把他忘記了。

境三租的房子，隔室有兩位少女，日間傍晚和一個男女，不是唱歌，即是談話。他歸來默坐椅上，聽着越覺孤寂，益加悲哀；已往的事，復漂到他的腦海中來。“我前在旅店與玫英莉英，如果似你們這樣，又不知如何遭殃了？”他想後信筆在拍紙薄上寫了一首詩：

窗外雨瀟瀟，

隔室的樂歌越鏗鏘幽婉。

房裏靜悄悄，
他們的柔情愈溫存甜蜜。
我呢，
獨坐面壁，
流淚以聽。
咳！咳！
從前的戀人，
現今在何處？

★ ★

道學家呵，
你們的眼光，
僅瞧到灰色的潮汕，
其實此外尚有地方呵！
可惜，
你們爲勢力所驅使，
作洋奴的走狗！

★ ★

咳！已矣！
事既如斯，
夫復何言？
天呵！
既生我，
何使我孤苦奔波竟此，
過這單調寂寞的生活！？

6

他寫完，聽着他們歌聲才停，復談話，話止，重唱歌。他傷心了！哭了！想起他身世的漂零，別人的歡悅熱鬧，沒有勇氣獨守空房，吃過午飯，找他的朋友N君去了。

“老三，你幾時到？”

“到三天了”

“潮汕有什麼消息？”

“別的沒有，打杖耳！”

“近年來教育進步麼？”

“那有進步，學校裏古董們在把持，課程則八股家在支配；貪官汙吏在擾亂，教育不振興，真是不幸呵！”

“咳！我們潮汕的現象，是不可言狀的，我們不必去談及。”

“老三，你從前嘗來過上海嗎？”

“沒有，”

“既然沒有，我同你出外跑跑吧。”

“謝謝，找什麼地方？”

M君被他這一問，一時也想不出來，停一會，手指着壁上的時計說道：

“現在二點多鐘，我們往看電戲，好嗎？”

“很好，”

二人同意，N君有一個愛人叫做翠紅，便一起出

門，乘洋車到思浪亞電戲院去了。

他最怕愛情劇，今天所演的是刼後緣的悲劇。姊妹二人戀她們的表兄張君，而每被無賴之徒加害，他看了不禁慘目傷心，N君向他的愛人說道：

“我倆何等之僥倖呵！何等之快樂呵！”

他倆談笑自如，評說劇中人員，境三愈覺難受。劇中張君與甲女結婚，乙女被棄，致剪髮爲尼。這時候，他不知不覺又想起致英來：

“咳，致英呵！非我甘心負你，實在是不得已的！然而，恐怕我也不能夠和蕙英結婚，……”

劇已演完，觀者紛紛出門，他手拿着一條手帕掩了臉兒，對N君說個請，便坐車歸店去了。

7

十四日黃浦灘上的早晨，涼風習習，空氣清新，有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或舉起帽子，或搖着手巾，境三不瞧就沒有傷感，一瞧就想着自己的孤獨，沒有

朋友歡送，沒有愛人作別，他不忍再視了，如鼠一般的鑽下艙裏去。

本來他要乘車直上北京，因為有幾個初次會面的朋友相助，打消已意，船到烟台停泊一夜，他很無聊，一個和尚似的彷彿會知道他有什麼失望，便問他來自何方，去有何幹，他也就一一說了一番，過一會兒，他個道：

“師父，你從普陀山觀音寺回來，有帶些什麼東西來沒有？”

“別的沒有，只有幾串黑珠赤珠。”

“呵！可賣給我一串嗎？”

“先生，你要這珠幹什麼？”

“我自有用處，”

“先生你有用處，就拿一串去罷。”

“他接上手，看了一會，很是高興，從衣袋裏拿出六角錢來，和尚老不肯受，後境三再四勉強，方收下

去。和尚又回道：

“先生，你有志求學，要這串珠看看玩嗎？”

“不！我求學之後，不幸不能和我心的所想，也要建寺事佛，誠心崇奉。”

“呵！先生有什麼心事？”

“師父，何用說明？”

和尚聽他的話，沈思片時，也就沒有再問了。頓時這艙裏充滿岑寂的空氣。

光陰走得很快，風平浪靜，十九日舟抵天津了，他次日搭車入京。

8

過數天，報紙載A大學考取新生的消息，裏面有境三的姓名。可是，他經一路舟車的困苦，外界的激刺，內心的悲哀，精神一天比一天的疲怠，神經一天比一天的紊亂，得着中考的消息，坐車就要到學校去。當到了中途，碰着一輛女車，他沒有說話，便在車

上跳下來，只向女追着，叫道：“蕙英！蕙英！”車上的女人一望，問道：“什麼，”他沒有話可答，熱烈的紅潮，由他的耳朵漲到面上去，轉身而走，車夫吃了一驚，問道：“先生！什麼？什麼？”不！不！“我以為她……，”車夫拉着車子跑着，低着頭兒喪氣想着：“咳？我呵，我怎麼又認錯了人？”

車抵A大學，他還了車錢，到傳達處問學校一切的情形，傳達處的聽差，看他的頭髮長垂，面色衰黃，兩個眼球，深沈眶裏，身穿的衣服不三不四，覺得奇怪，學校又沒有上課，便引一位學生和他談話。然而，大凡初會面的人，起始必要問姓名住址及談些寒暄，他們也是不在此例外。

陳君知道他的籍貫，就問道：“你既是C城人，前天有貴同鄉友人來坐談，談上海船中有一個青年跳海，但未知其詳，你會知道嗎？”哦！這一問他打案一下，暈倒地上，陳君只是發呆。

十四，十一，廿一。

火管娘

——民間故事——

陳影玲

皓月出雲帳了，幾顆微星在掙紮着。這時候，姑姑姊姊們正在雕欄中做晚涼的絮語，我只一個人病在榻中，慢慢在迴溯着過去的前塵，記得兒時，一天約莫也是這麼的月夜吧？母親揮着蒲扇給我們學着火管娘的故事，我和妹妹都聽得很入神。那時靜悄悄地，除掉母親的話之外，沒有第二種聲音了。

母親看我們聽得十分中意，於是也就說得特別起勁來。

這一晚，不能忘懷的一晚呵！追憶起來，恍恍是眼前的一回事。



火管娘的故事很有點趣味，值得現在的再事回憶。

從前有姊妹兩個人，姊姊生得面目可憎，妹妹却長得十分婀娜漂亮。姊姊早就嫁給一個貌潘安的郎君，妹妹正是豈蔻年華，却還在深閨裏待字。她眼見姊姊那麼醜陋，竟得到丈夫劇烈的寵愛，所以不免就要生起嫉妬之心，屢想設法謀害她。

一天，妹妹到她那裏來了，姊姊看她的裝束十分豔麗，一副“桃花如面柳如眉”的臉兒分外可愛，那一舉一動也非凡人的態度可比。於是她羨慕極了，便請教她的裝扮法子。

本來她早就想謀害她了。現在她親自把機會送到，她那裏不暗自喜歡呢？於是她乘姊夫外面的當

兒，便把自己的衣服和姊姊交換，再引導姊姊到一座井旁，得意揚揚地指着井口對她的姊姊說：

“姊姊！要是你喜歡你的臉兒漂亮起來的時候，請把你的頭兒伸到井裏，對着水面照一照。”

姊姊渴望臉兒漂亮的程度不算不高，現在妹妹既肯把法子告訴她，她那有不聽從之理。所以她真的毫不遲疑地把頭探進去。那料到她的頭剛伸進去，妹妹便出死力地硬着心腸把她全身都推進井裏去了！

這時她就要喊救也喊不出聲了，終於死在井裏！妹妹看她的姊姊死了，但她姊夫接着就要回來，心裏一慌，使用繩索把她的屍首拖上來；接着便在她家裏的後園竹叢下埋葬了。

安葬清楚之後，她不慌不忙的把姊姊的衣裳穿起來，而且一絲不易地學着姊姊的裝扮。等到姊夫回來，她便變了態度了：她以姊姊的舉動爲舉動；她以姊姊的口吻爲口吻了。

她們姊妹兩個早有相像之點，所以她姊夫也就沒有去注意她。這樣便一天兩天地蹓過去了！

一天，她倆夫婦正在吃飯的當兒，門外來了一位鄰居的媒姨，要她求把後園的竹斬出一段給她做火管。她便一口答應了，並吩咐她自己上後園去揀一枝適合的斬去。

媒姨揀了一回，揀着一枝比較肥嫩的斬下去。斧兒剛下，鮮血便涔涔地流出！

哎！血是那裏來的？不用說就是她姊姊在做祟了！

媒姨雖不免覺得奇怪，但她總不忍舍棄着一段美麗的竹管，於是她便拿了回來，從此放在灶前，每天把牠當火管用了，姊姊的靈魂，也使深深藏在裏面。

媒姨每天總是忙碌得不開交，她晨出午歸，吃完午飯之後，還要出門去奔走着討生活。往往回到家裏

已過午了。

一天，她照樣的過了午飯的時間才回來，剛跨進門，她的飯早已燒好了，她問遍了鄰居的老婦老姆們，大家都說沒有替她燒。但她始終以為是鄰家的婦姆給她開玩笑，絕沒有夢想到她家裏有個火管娘替她燒好的。

火管娘天天替她燒飯，但媒婆一回來，她便慌忙把魂兒藏進火管裏去了。

一次，媒姨家裏的母鷄飛上餐抬上搗亂她的盤碗，她氣忿忿的說：“你這死鷄；這樣的搗亂，看我把你殺掉了才好；”這些話給火管娘聽見了，午飯前她便一五一十地替她殺那隻鷄。

她回來是見着桌上一盤熱烘烘的黃鷄。她又向隣居去詰問了。大家異口同聲說是她家裏一位女人給她殺的。

於是她更覺駭愕了：從此她就下了探訪一個究

竟的決心。

一天，媒姨出脚出手的跑進來，火管娘不持防持她碰着了：一時慌忙失措，靈魂藏不下火管裏。不得已便把身子挺出來見了媒姨，相談之下，媒姨便要留着給她做義女；從此大家親熱的呼喚起來了。

★ ★ ★

母親說完了這段故事之後，打了一個呵欠，站起身來用慈祥的眼光望着深帶詫異的我們姊妹倆的顏色。

“覺得怎樣了？”

沒有什麼，但火管娘畢竟太離奇了！”

那時月影已斜上欄杆。我們靜默了一會，四壁裏的蟲聲都奏起催眠歌來。

這樣的景象，直到現在還深刻的記憶着。

(十五年病中寫。)

關於彩虹社的過去到現在

余眠雪

談起我們的彩虹社，自然是一個比蚊蟲還要小的文學團體，自然不配和國內許多“家”所聯合的團體較量；就是我現在把這蚊蟲似的所經營的事業敘述出來，自然也不值得國內許多“家”的耳朵動一動；不過，我認為如果閉起門來——單就我們的遠僻在南海之濱的嶺東來說，到也有值得敘述，和“差堪自慰”的地方。再一個原因，我覺得趁着這個六週年紀念的機會，做一番小小的檢閱，使本社諸同儕，得明

瞭本社過去的歷程，變遷和傾向，藉作今後的借鏡，和審定今後努力的方針。——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一點微意。

回溯起來，正是六年前——民國十二年的事。那時國內新文學運動的熱潮剛在高漲，報章和雜誌都爭先恐後地吶喊着；但是我們的嶺東呢？慚愧得很，我們的嶺東連一點消息都沒有，報章雜誌上除了老師宿儒的豪興所寄，發而為典雅的駢文和律詩之外，所謂新文學的代表物，便是許多“魚目混珠”的無聊的“禮拜六”式的白話小說；至於戲劇，新詩等，可說完全等於零！換句話說，那時的嶺東完全不懂得新文學是什麼，更無所謂新文學的。

就在這樣的一個可憐而黑暗的時期中，在南海的海水所波及的一個幽靜絕俗的碧峯的一個學校裏，有十幾個剛在念書的青年，也許是得到“晦明變化”的山間的自然的陶冶，使他們的腦經比較敏銳一

們竟受了外來的新潮所激動，感到新文學的重要和價值，聯絡了十幾個同癖，從事於研究新文學的工作。初定為文學研究會，繼經諸同癖的同意，再改為彩虹文學社，即在四月廿日正式成立。慚愧說一句，嶺東有純文學團體的結合，本社實為開基之祖。

成立之後我們還是從事於研究和脩養的工作；間有多少創作，也只是供社內諸同癖互相傳覽，互相討論而已，因為我們都是些窮青年，沒有閒錢來出版刊物；而向報館接洽附刊，在報館也非常困難，因為報館對於新文學還是異常歧視。

後來有一家“新開張”的報館，報館的老板為要引起社會的注意，以助報館的銷路起見，想掛起提倡新文學的招牌，但自己又不懂得，所以要來利用我們在的報紙附刊，我們也就“將計就計”利用他的篇幅來做我們提倡新文學的喉舌，這樣的互相利用的結果，我們的長子——彩虹週刊——便在十一月四

點；他日呱呱墮地了。

我們在創刊號裏的宣言的大意是：“我們承認文學是人生的安慰者；我們以文學爲第二生命；我們以爲文學是自然的，純潔的，無虛飾的，神聖的。……我們爲文學而創作文學。我們並不崇拜何種主義，派別；……我們不敢說我們的天才是怎樣地優美豐富；我們也不敢說我們的學力是怎樣地高深精遠；我們更不敢說我們的作品是怎樣地偉大成熟。我們只是努力去研究，努力去創作，用研究創作來完成我們的天才，用創作研究來栽培我們的學力，用創作研究來使我們的作品進步。我們以爲我們的作品有公開的必要，所以大胆地把牠公開了，我們並不是想出風頭，沾虛譽；是求教正，求進步；並且希望這弱小的呼聲，會引起偉大的反響。……”這便是我們治文學的態度，和發刊彩虹的目的；並對於嶺東新文壇的熱摯的偉大的願望。

彩虹誕生的時候，嶺東的藝園還是一片荒土；那時祇有緩我們成立而先我們出版刊物的火燄社的火燄而已。但這荒涼的嶺東的藝園已有一線曙光，和油然有點生機了。哦！旅京的春歌，鸞箋社的鸞箋，朝安晨光社的晨光，都繼着我們之後，蓬蓬勃勃的像雨後春筍般的怒發起來了。

彩虹出版後，在嶺東文壇上所發生的反響，最值得敘述的一事，便是關於他的筆戰。——他是一篇描寫同性戀的小說，羅吟圃君所作發表在彩虹第二，三，五期上——有幾個“鼠目寸光的報館記者，竟大驚小怪，視為大逆不道，詆為獸性，說為肉麻。本來在我們這個素有“海濱鄒魯”之稱，韓退之所教化之地，當然舊禮教舊道德的臺基是非常莊嚴穩固；再經他們舊禮教舊道德的信徒——報館記者起來做孟老夫子所認為“異端邪說”的排斥工作，真無異填上土敏土，使牠更加格外穩固了！我們認為此種冒充文學批

評者，實爲新文學界之蠹賊，新文學進行的坦途上的大障礙物；所以我們是毫不寬容的作猛烈的反攻，希望趁着這個機會去促醒一般遺老遺少們的迷戀骸骨的酣夢，和推倒舊禮教舊道德的臺基計。那時站在舊禮教舊道德的旗幟下的有：平報，公言日報；站在反抗下地位的有：大嶺東日報，火燄社，晨光社，及本社。一場大混戰的結果，雖不能有極好的收效，但已播許多革新的種子在這荒涼的園地裏。這在嶺東新建的文壇，本社不無有點微勞了。

經過這陣筆戰之後，吟圃因不滿意於嶺東社會，不願再在這灰色的禁園氣裏逗留；所以便辭去彩虹編輯的責任，開始他的漂泊生活去了。而第五期以後的彩虹，便由雄翔負責編輯。

大概青年人總不免有一種爲大人先生們所譏笑的通病——乏提久性。有的社員對於文學的興味淡薄了，有的不負責任了，更有的社員無形脫離了，當

時祇剩有雄翔，林影，和我三數人而已。我們爲不忍見自己產下來的嬰兒夭折，爲不要學着一般青年人的行爲，爲不願顯出青年人的“虎頭蛇尾”的弱點給大人先生們譏笑；所以我們雖是寥寥的幾個人，却越發振作精神努力幹下去。但我們又確信一種文學作品，須任其自然產生；如果沒有真摯的情感，硬生生搜索枯腸，湊些字數來填塞篇幅，那一定沒有好的作品，且也失了創作文學的真義。於是我們在十八期以後的彩虹，便改爲不定期刊了。有的時候，一個月出二三期；有的時候，一個星期出二三期也有，都隨着社員寄來的稿件而定。

這樣的延長了一年之久。那時的文學刊物如：春歌，晨光，以及緩出版的竹影，綠蕉等，都通通天癢了！嶺東的新文壇又好像落葉的晚秋一樣，能够在那裏挺其孤芳，凜然存在的僅彩虹和火燄兩種而已。我們撫今思昔，不禁感慨係之，而一面又爲自己慶幸：

感慨和慶幸之餘，終於出了一次週年紀念號來。當然我們沒有印單行本的能力，當然還是依賴着報紙；和報館的老板商量之後，結果是借了報紙的副刊地位，一連出了四天的彩虹週年紀念號。

民國十四年的初夏，彩虹已出至四十餘期了。報館老板，我老早就說過，是掛着提倡新文學的招牌，實爲要助報紙的銷路。偏是嶺東人的頭腦終是灰色的，對於附有新文學刊物的報紙總不歡迎；總不能如老板的心計；總不能增加報紙的銷路！當時的老板，大有“引狼入室”之感，直接的拒絕，於面子上又有點不好意思，所以便學了“裁兵”之計，削減彩虹的篇幅，使我們無立足之地；於是我們也就憤然於四十五期宣佈暫時停刊。

統計這四十五期中，却可分爲二個傾向：在十八期以前，趨重於創作；十八期以後，則趨重論評及歌謠的提倡。歌謠自來就爲正人君子們所不屑道。當時

和我們表同情而做同樣的工作的祇有一個鸞箋社。嶺東歌謠的發掘，本社也有微力在。

數月之後，彩虹又得一家報館的容納，再行復活；但因雄翔又北行了，不得不由我編輯，改為半月刊。可是僅如曇花一現，祇出至四十九期，又因報館內部改組而中斷了！

彩虹停刊之後，在表面看來，似乎本社已無形消滅了；其實我們的精神依然貫徹不懈——在這似消滅的狀態中。我們還出版了叢書；林影著的心絃集；和拙著的黃昏的湖畔二種小說集。

我們沒有出版刊物，已有一個整年頭了。一直到十六年的春間，又得着附刊的機會；而林影適從滬江歸來，所以便由林影負責編輯，出版了荒塲週刊（非純文藝的）；由其敏負責編輯微音文學週刊；接着又把彩虹再復活為週刊。本來彩虹也由林影編輯，但祇編了三期，他因生活的忙碌，和精神的不安，竟把彩虹

編輯的責任，推到這個殘弱多病的我的身上來。爲希望在精神上找得一些慰安的緣故，我終于也勉強維持了。同時北京方面也由雄翔編輯，出版了京彩虹。

十六年年終截止，荒塚是出至三十期；微音出至四十期；彩虹出至六十三期；京彩虹則因報館停版，僅出得五期。

在這一年中，還有值得贅述的一件事，就是：同時加入了好幾位同癖的朋友，都是對於文學有特別深刻的嗜好，而且都是很熱心爲社努力的。本社在這一年中有這樣出乎意外的發展，實也得着這諸位同癖之力。

回顧六年來經過不少的顛沛波折，而我們依然不斷的努力，精神上且再接再厲，不致貽“虎頭蛇尾”之譏；而在嶺東新文壇上得有最長的壽命，實有值得紀念之處，雖然我們不敢誇說在“質”一方面對於文壇上有什麼偉大的貢獻。

至于今後的成績如何，那便要看我們諸同癖的
努力的精神了。在這裏我也無須爲本社誇說。

末了，順在這裏誌謝許美隕，林培廬二君賜給我
們的豐盛的賀禮！

十七年爲彩虹社六週年紀念作。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再版

書 名 彩 虹

編輯者 彩 虹 社

發行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上海泰東圖書局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印數 2001—4000 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3823B

愛的指導者

三 絃

盧冀野作

定價三角

~~~~~

本書分爲三篇：一，金馬是寫戀愛與道德的衝突，女子貞操問題。二，T與R是寫三角戀愛。以散場爲最後的解。三，落花時節是寫純潔的初戀。最足珍惜的。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3

1657843